

Tien

點

石

齊

回

報

第拾壹集

尊閣閣主君

Bj14C

884T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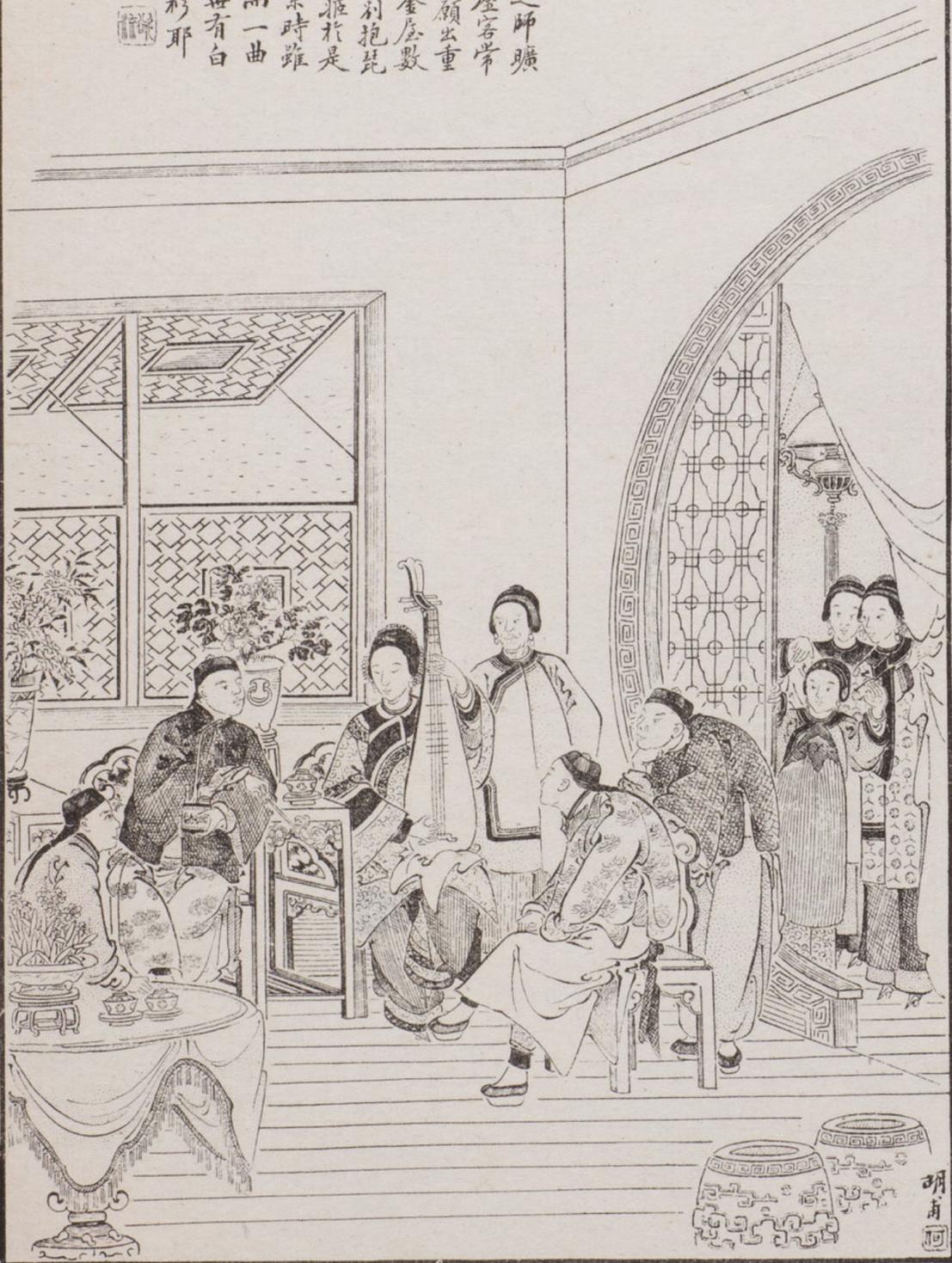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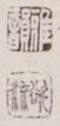
第十壹集下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瞽 姬 度 曲

粵東有瞽姬者女中之師曠也善度曲色藝雙絕座客常盈有富家子何某艷之願出重價為之脫籍將姬貶諸金屋數載後姬不安於室復思別抱琵琶何大怒遂揮諸門外姬於是仍在龍珠里復理舊業時雖芳春易度艷色已衰而一曲清歌猶有潯陽餘韻世有白太傅不更當泪濕青衫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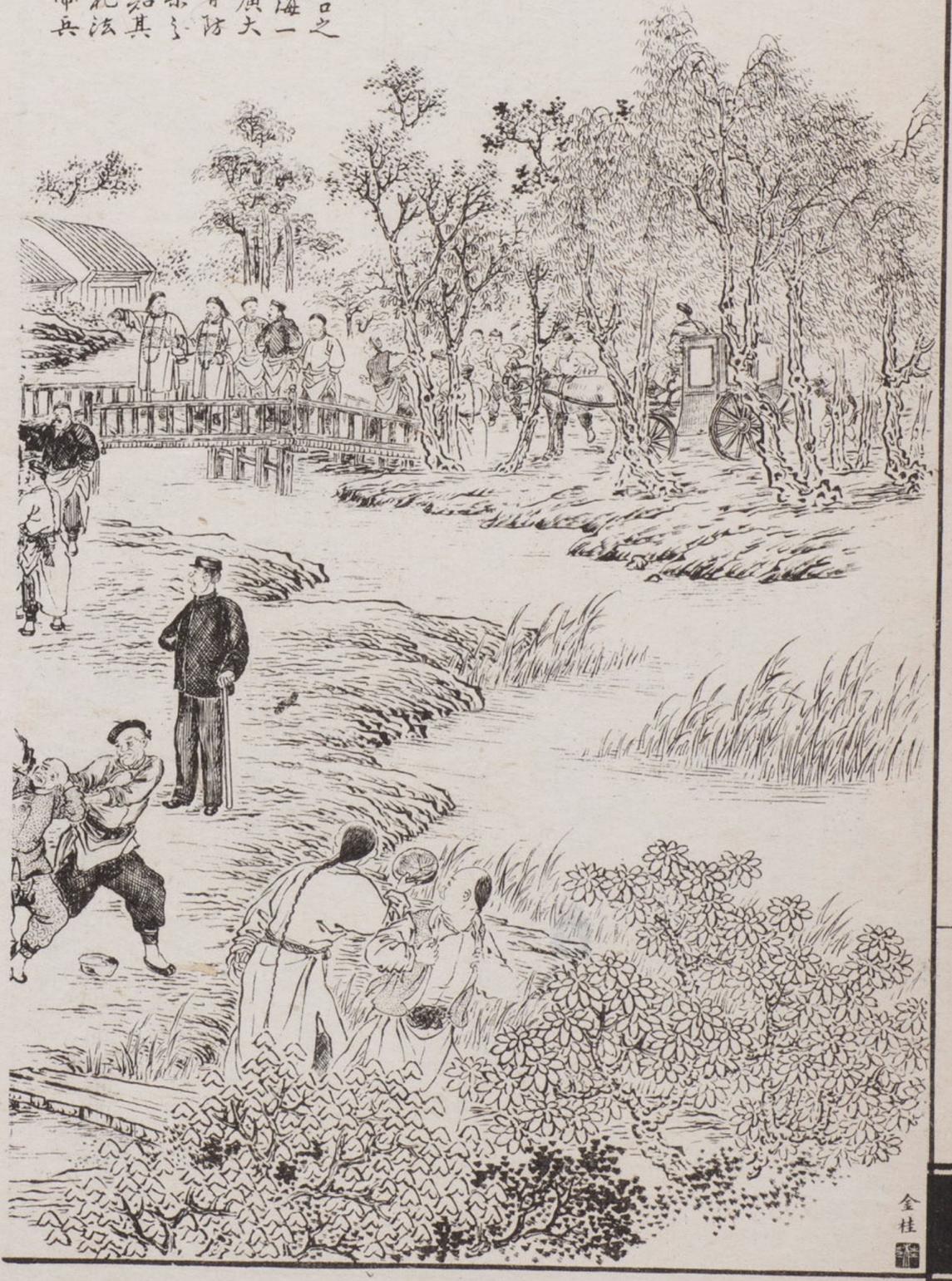
瞽姬度曲

粵東龍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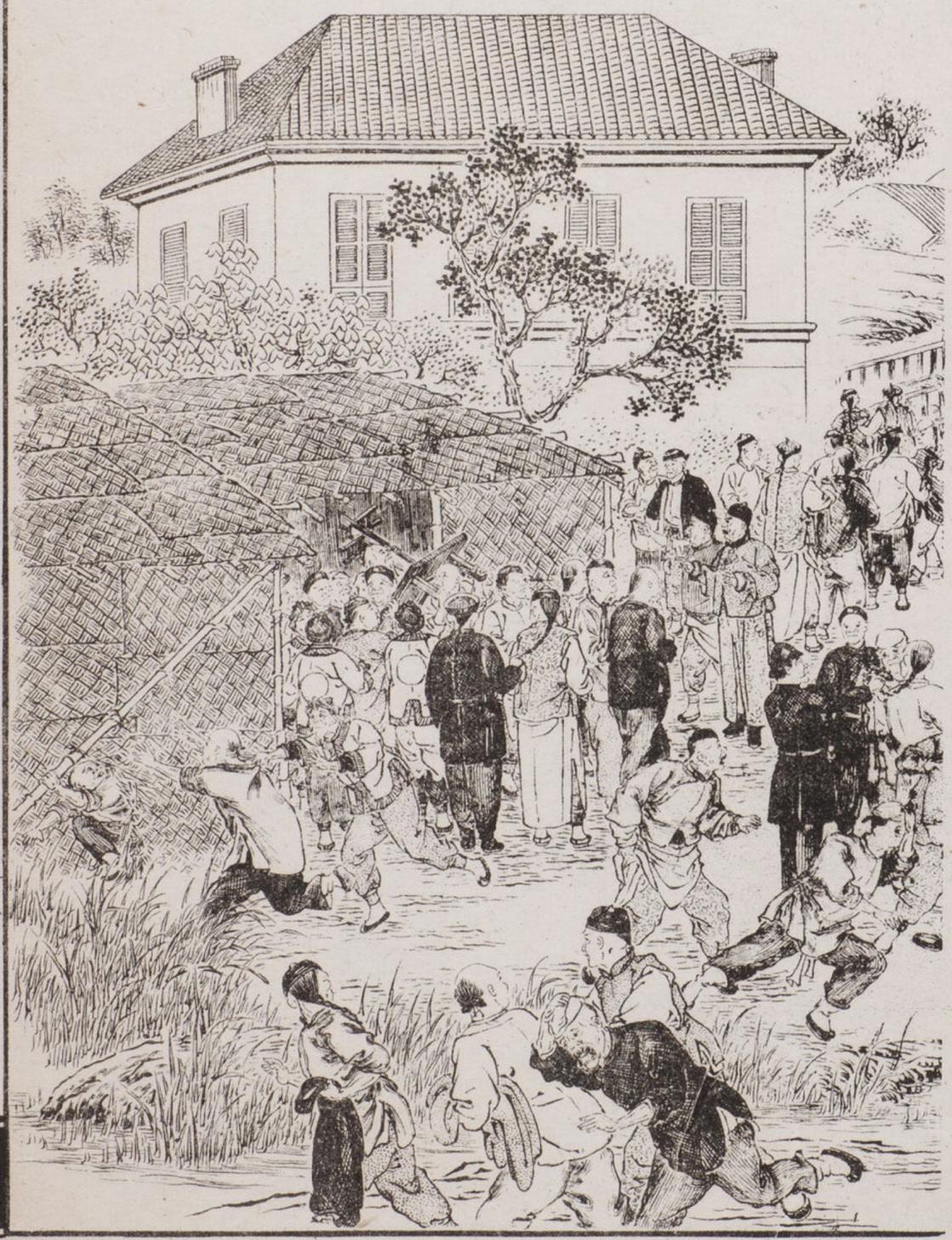
白太傅不更當泪濕青衫耶

賢令捉賭

捉賭不難而捉虹口之賭則難虹口為上海一大賭聖神通之廣大堂羽之繁多豈有防不備防禁無可禁之勢陸春江大令心知其然不動聲色密札法華司李二尹暗帶兵



役混入賭場繼即親會英界派員蔡二源太守督率差役逐該處以嗎噠為號追敵第一家李二尹知憲駕已出飭令差人一齊動手內外夾攻如疾雷之不及掩耳賭徒東奔西竄幸被四面兜拿拘獲十餘名解案澈究惜是日所獲者祇係新棧中人若老棧之賭棍則先已聲影聞如豈早有傳消息之入歟然邑尊以舉風行雷厲已為若輩寒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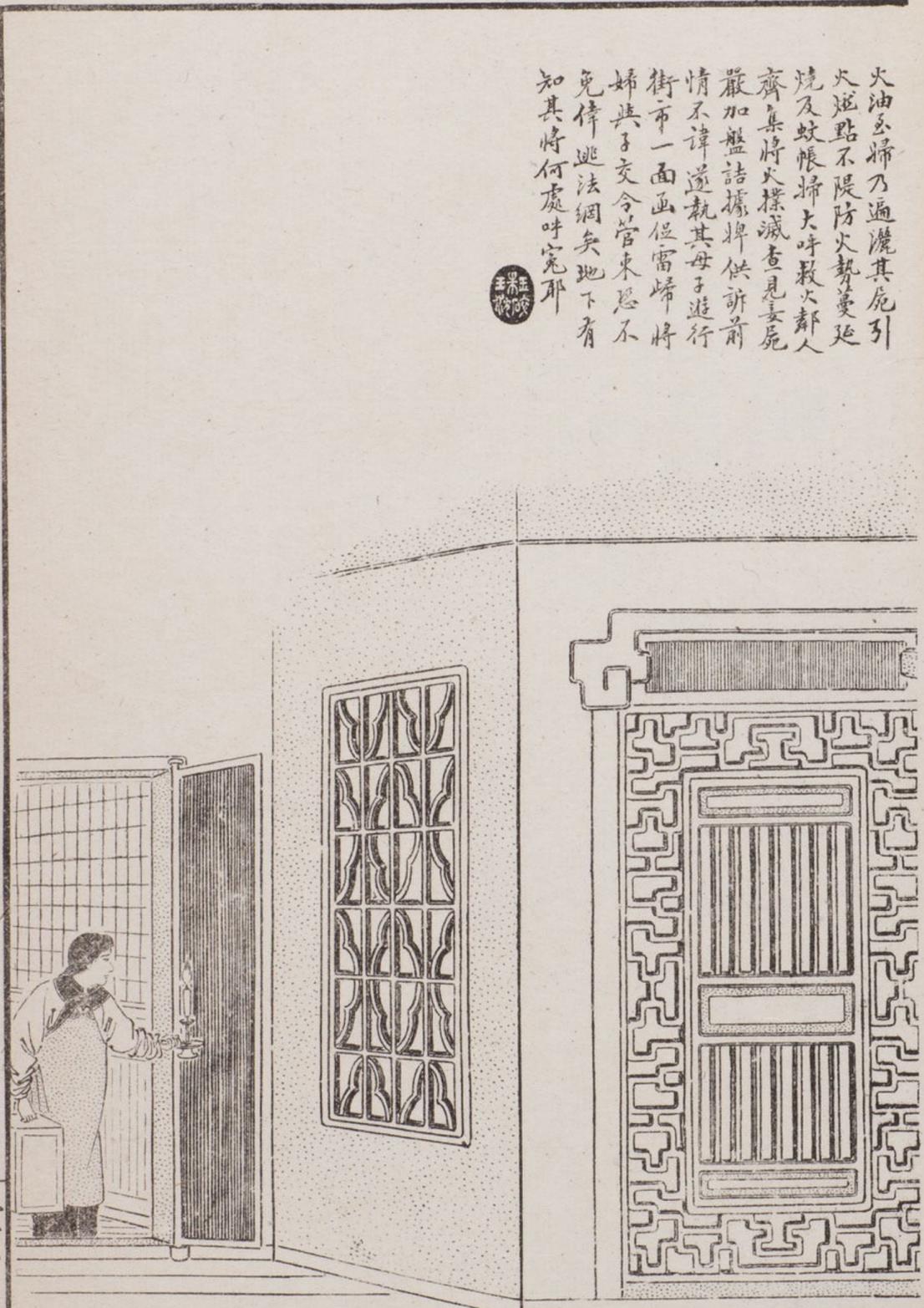
忍 心 害 理

新甯人雷某習計然術商於香海納一遺室以主中饋頗相得也越數年雷携妻歸與大婦同居大婦固朋貽虎也見妾入門其成童之子日肆凌虐妾隱忍之一夕大婦與子謀置妾於死地命婢篝燈探刃入室時妾已深入里甜鄉其子即用巨鐵猛鋤其首妾痛極暈倒喋不能聲婦以為已死命取火油焚屍滅跡妾痛定而醒聞其語急起跪求婦揮刀斫之傷其腹遂斃命適婢已取



火油至婦乃遍灑其屍引火燃點不限防火勢蔓延燒及蚊帳婦大呼救火鄰人齊集將火撲滅查見妾屍嚴加盤詰據婢供訴前情不諱遂執其母子遊行街市一面画位雷婦將婦與子交令管束忍不寬貸逃法網矣地下有知其將何處呼冤耶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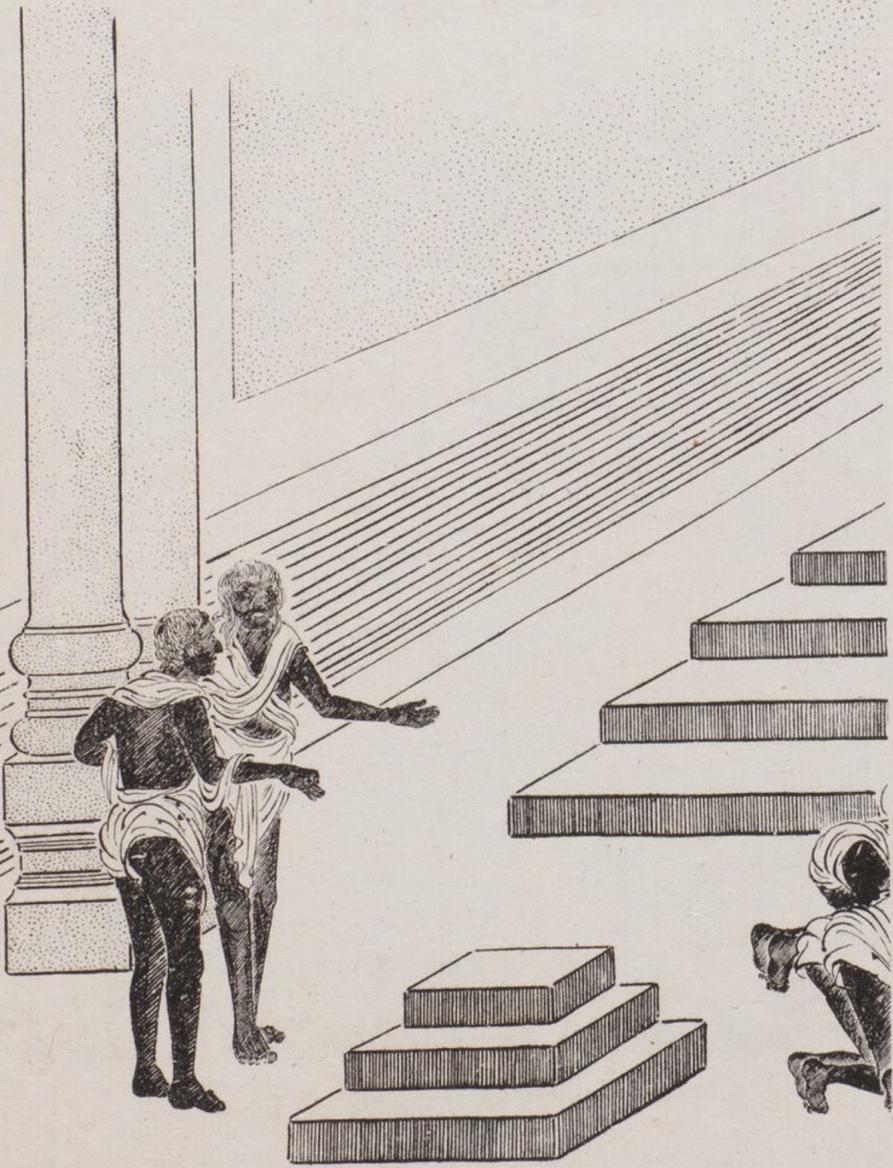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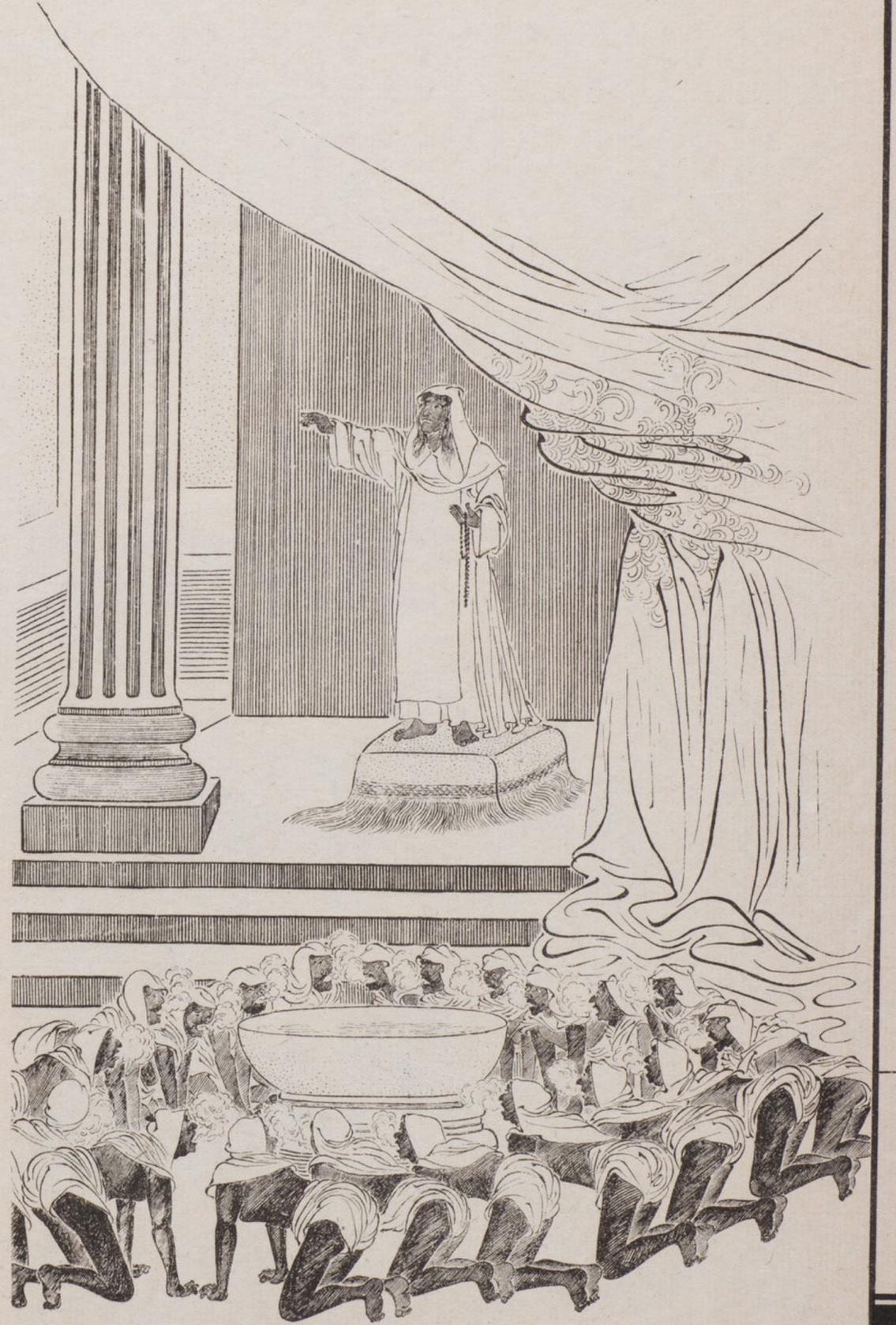
難民作盜

通未常有難民結隊成羣到處
張索硬搶名為逃荒實其盜賊無
異祇以行蹤詭秘外人極相擬議究
不敢直決為柳下之跡竝允翳系餓
夫也乃江西宜春縣到有難民二百
餘人借住各祠廟逗遛頗久初尚相安
客臘有某孝廉家忽失青蚨三百餘
緡孝廉心疑之潛往某廟窺探不意
該難民做賊心虛內有一人突出先殿
將孝廉頭額擊破血流被面狼狽回
家召鄉人謀之聚眾圍住廟門從
灰中搜出銀數千兩錢數百緡乃將
人贓細縛而歸細加盤詰供認不諱遂
解送縣署縣尊訊得賊首皆江湖鍊
算盤之流習得掩形之術糾約夥黨
假任逃荒散佈各村巧偷豪奪隨飭
禁諸獄中以待重刑是日一快事也
從自是之後恐真難民縛難處置矣



吸煙異教

天下教門甚多今人所知者不過已行之者耳此外各教之未聞未見者尚屬不知凡幾今特舉其一端有足令人失笑者查附近南美國有地名八打干那者其土人係屬黑種所奉之教怪有吸煙一法而平日并不吸煙惟於年節等日同赴教堂預置清水一巨盆諸人圍坐盆下主爰者出呂宋烟一枝燃火而自吸一口即交諸人各吸一口均禁其煙而不吐迨輪吸已遍諸人乃伏於地以布蒙首有頃始一齊將煙吐出於是口中喃喃不知任何語大抵如經咒之類但覺人語啾啾無異萬牛齊喘喧嘩畢又吸煙又伏地如是者三次方畢即各就盆飲水一口相與出門而散爰規如是不知其中有何理說存焉遊荒孤陋視此可見一斑



販夫暴富

誘云一兩黃金三兩福又曰命裡窮拾著黃金富了銅可見人之得財有命未易強求也新金山有甲乙二人皆以負販為業同力合任習以為常一日以牛車載貨道經模里亞高地方忽覺車輪間似有物觸動視之則金光燦然二人異甚停車審視果係純金半兩中怪輪磨處露出金光因俯拾之票者不止得人得寸已也且金色甚高既不同點石而成更何待披沙抹二人欣喜過望携歸以化學陶鑄之寄至英倫銀行兌換得英金九千五百二十四磅二人均分之家遂小康焉夫近日金礦雖多然須掘極至深始有金苗可採今乃於沙石間忽得如許巨金此豈財由天賜耶亦可異已



捲逃可惡

港人高福向操洋廣
貨業積有多金前年
以正室久無所出遂納
粵婦郭氏為妾生子
高因寵愛之大婦性
不和順待妾頗優大
往嗜小往切、商人
並果事也詎郭氏淫
賤性成其屠夫顧松
林有嗜臂盟一日乘
高不備竊取身契席
捲而逃賃居馬車立
家居無何囊橐罄罄
郭氏檢知高歷年積
蓄貲有三鐔每鐔儲洋
一千二百五十元內有一
鐔尚還未滿約有八百
元皆藏土地下室指後
蘇阿五潛往竊之迨
獲竊得兩鐔並金飾
等約共二千四百餘元
竟圖乾沒郭氏心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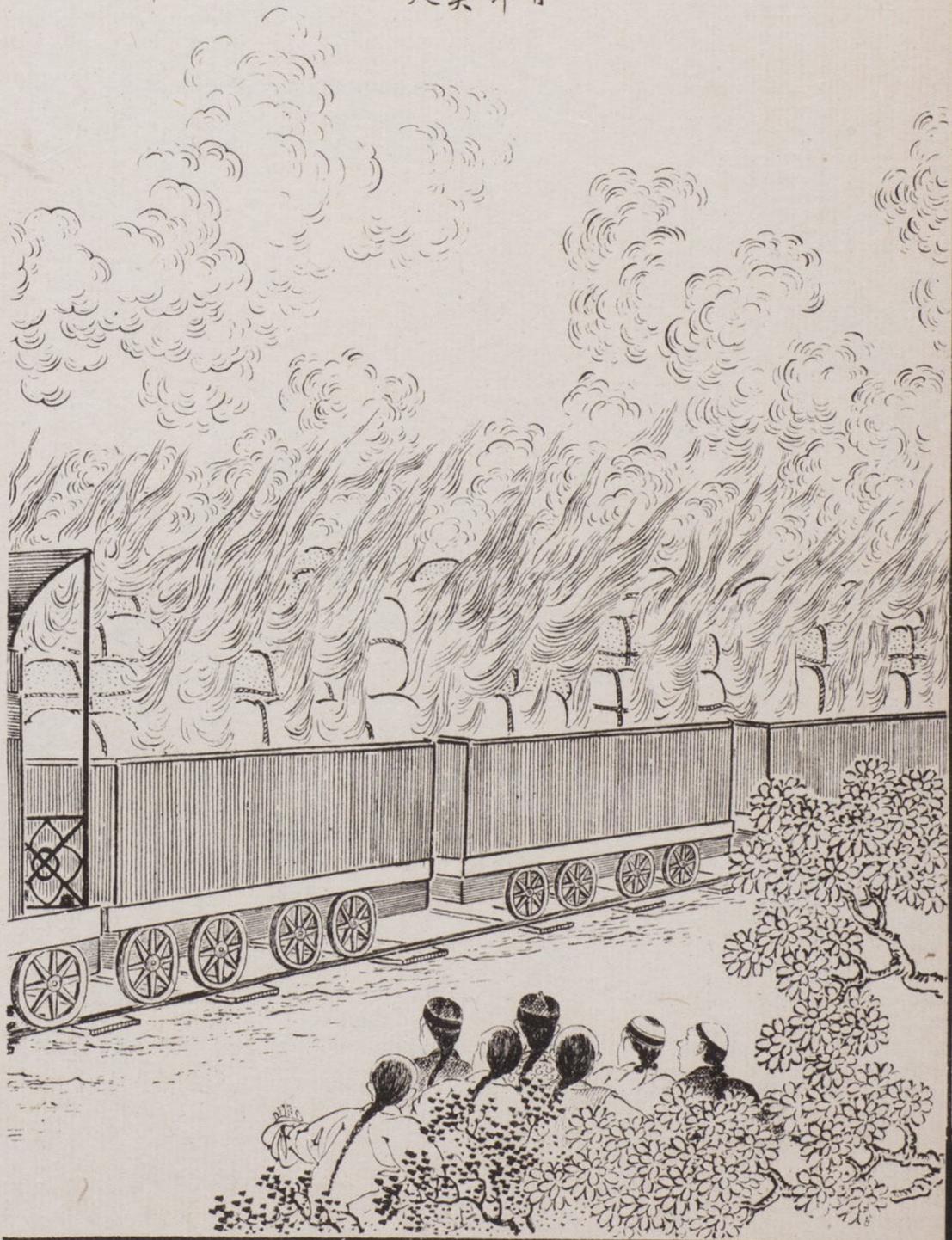


甘兩相詛語旋為高查
知控諸英公解任
包探查獲人贓解
鍾蔡太守審辦予開
之謂然而歎曰有是哉
納妾之難也世固有蛾
眉見嫉不容於婦者
矣既能容於夫婦矣而
其夫復以恩愛之故傾
心待之豈知妾竟背地
胡行一至於此傳以謀
及婦人為戒宜聖稱
女子為難養嗚呼
可不慎歟



火車被燬

水行有火輪舟陸行有
 火輪車皆電疾風馳瞬
 息千里其利便可謂甚矣
 自近年輪船屢致失火人
 莫視為畏途所恃似往
 咸宜者惟火輪車耳
 雖聞有失事尚未聞
 禍兆焚如是以乘之
 者尤眾乃二月十六日
 天津有一火車自塘
 沽開行展輪未久貨車
 上忽起火起查知起火之
 由係因煙筒迸出火星落
 在車上所載之棉花包內



致有此禍而是日風力又
 大遂致車轉之烈以致燬
 重霄陸有水龍之無從
 取水一任回祿若乘真
 而乘畫圖而返車輛均
 被燒燬人物亦互有損
 傷此為火車開行以來
 僅見之幸也故誌之



紅顏醉臥

滄上有王朱氏者徐娘半
 老風韻猶存性殊狂酷嗜
 杯中物日者不知向誰家酒
 樓暢飲而回行至英租界醉態醜
 態昏眩欲睡竟倚冰肌玉骨橫臥街
 衢有巡捕見而謂之曰卿豈欲演京
 劇中貴妃醉酒一齣耶然此瓦
 海棠春睡之地豈歸才朱氏不
 應為雇東洋車送至捕房依
 然爛醉如泥迨捕頭命送英
 公解該氏始醒適有人前來
 領回是亦巾幗中之笑柄也



撒豆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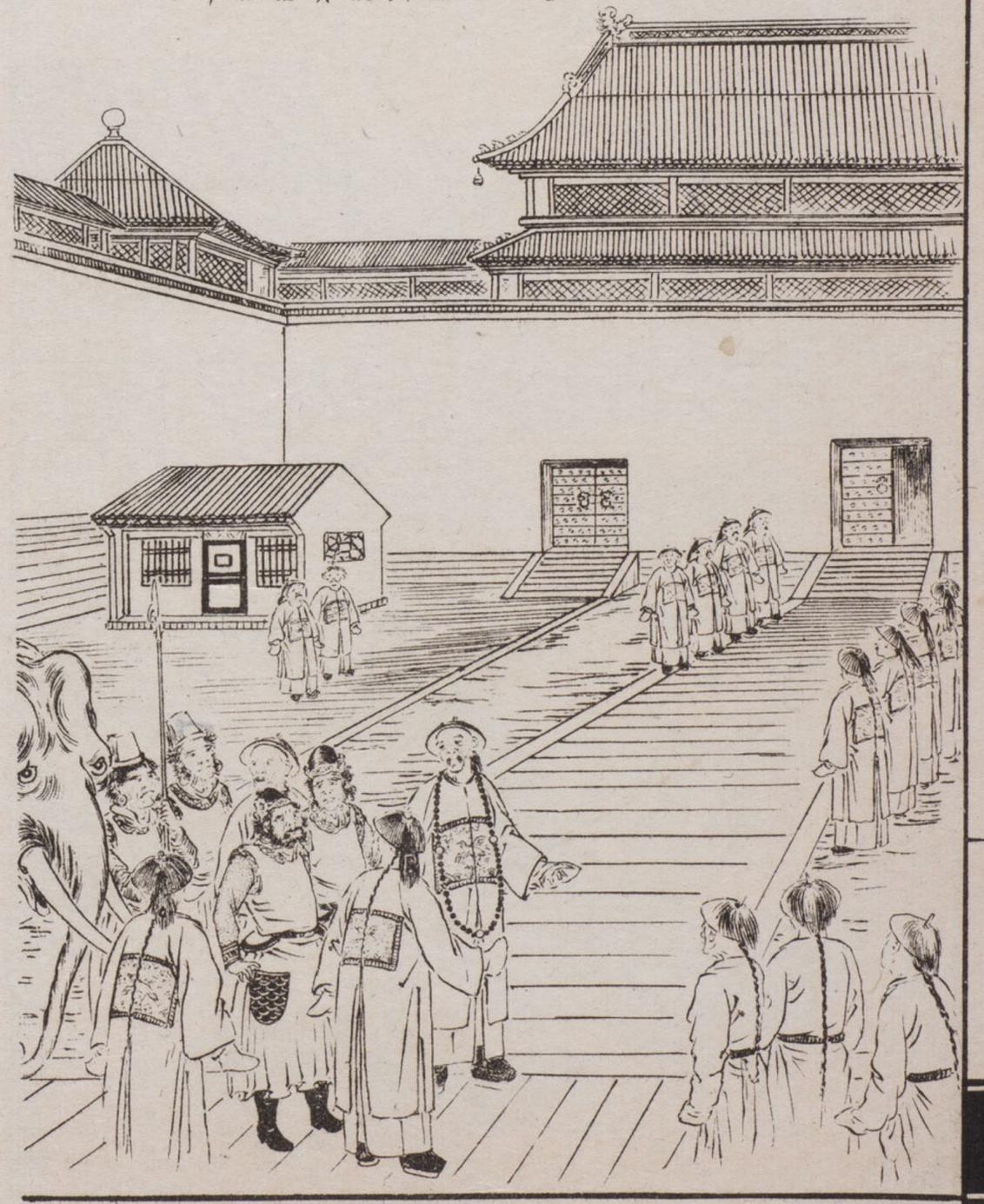
福建北門某巨室向有阿紫
 為祟一夕漏深人靜忽聞風
 雨驟至揚沙走石之聲驚魂
 動魄主人開戶出視則滿
 天星斗零露沾牙濃燭
 視庭中又見有豆盈
 斗諦視之空中盡現
 人面形圍圍如月不香
 富家翁日嘆蒼蒼
 肉者誰之欲活
 萬頭攢動見者
 大怖固知所措
 其殆蒲留仙所
 紀嫦娥青鳳之
 變相耶



明甫

白象西來

朝貢之事自古有之各以其
所產之物以獻亦可設法未有以白
象獻者惟唐書載高宗時周
澄國遣使上言詞凌國有白象以
水洗其牙飲之愈疾清苦兵迎
取以獻上不從後亦無見者不知
其說之真否也乃我 聖朝威德
所被珍禽瑞獸應運而生一時貢
物迭來趨轍前古原不得後玩物
喪志之說遠能梯航而其獻瑞亦
不止祥麟威鳳而已也日前京師
有官員數人似伴蒙古信使押解
白象兩頭前後護衛直入正陽門
將以上貢 朝廷遣王官迎進
禮貌肅然不知究為何國之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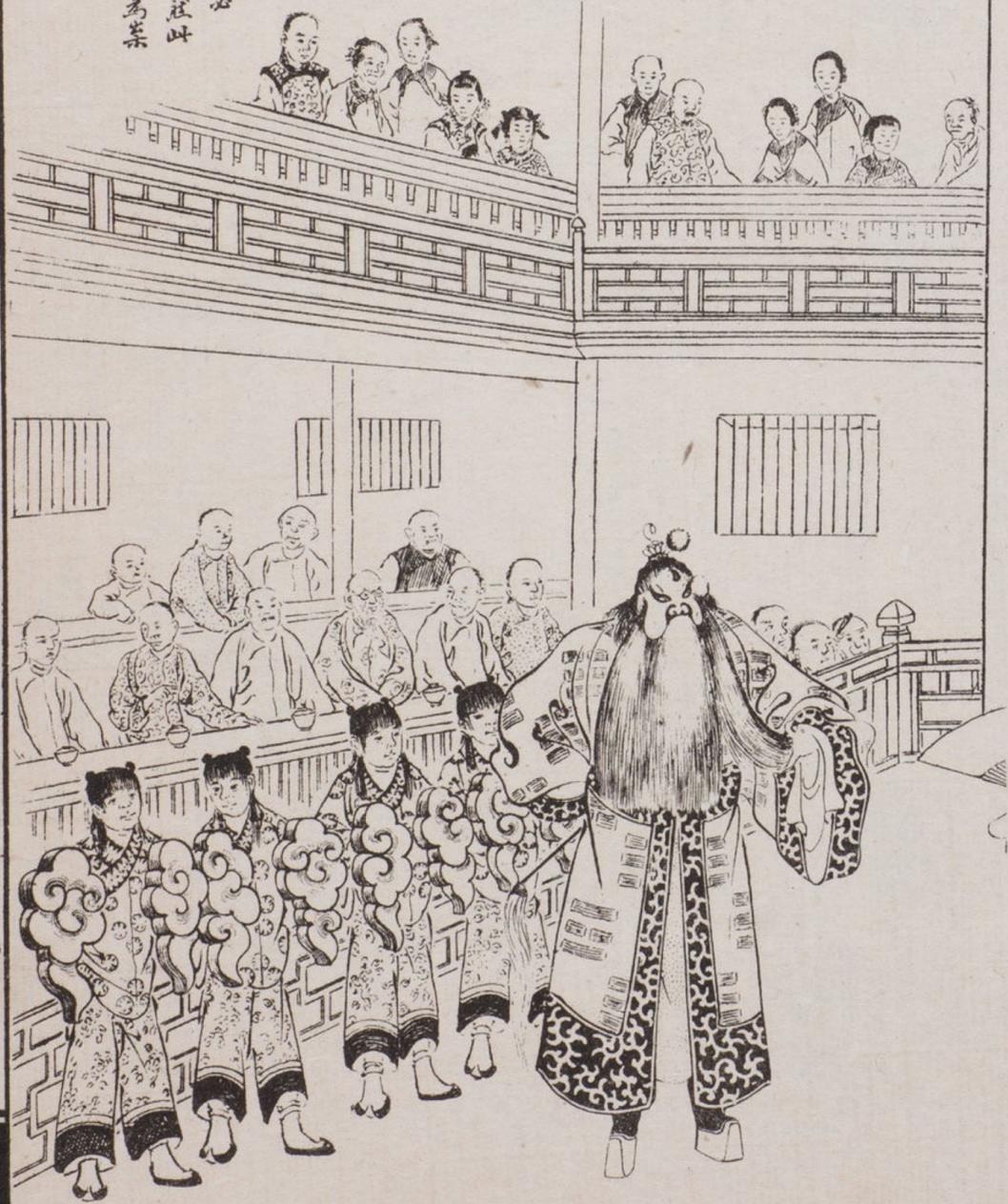


昔趙蒙貢雉西旅獻葵史乘流
傳已正許為盛事今親萬國來
同之威百靈効順之奇凡為臣
民敢不拜手稽首而頌曰天子
萬年



演劇笑談

昔唐明皇信崇道教湯道士葉法
善力中秋夕導引升天暢游月
宮備聆仙樂記其音奏譜成霓羽
衣一曲終史所載原屬夢中一事空
渺無憑後世援為故事搬演成劇由來
久矣不意異也乃常袍笏登場之際
竟有手舞足蹈若或憑依者是
何故耶據名言邦江某宦家
題糕合著名集前新開場演
劇名遊月宮一齣有果老生寬袍瀟
袖倚竹唐皇模樣大踏步而出忽高
呼曰汝何人斯有何運量敢以小人
面目謬穿天子衣冠耶言畢拍秀
演葉法善者怒目而視歷公為
緊班中人知其發瘋也遂以他
伶代之或謂該班素崇奉老郎神夜必
設祭是夕偶不遠忘致有斯變予謂不在此
必厲鬼託名唐皇誘享人間香火乃敢為葉
大庭廣眾間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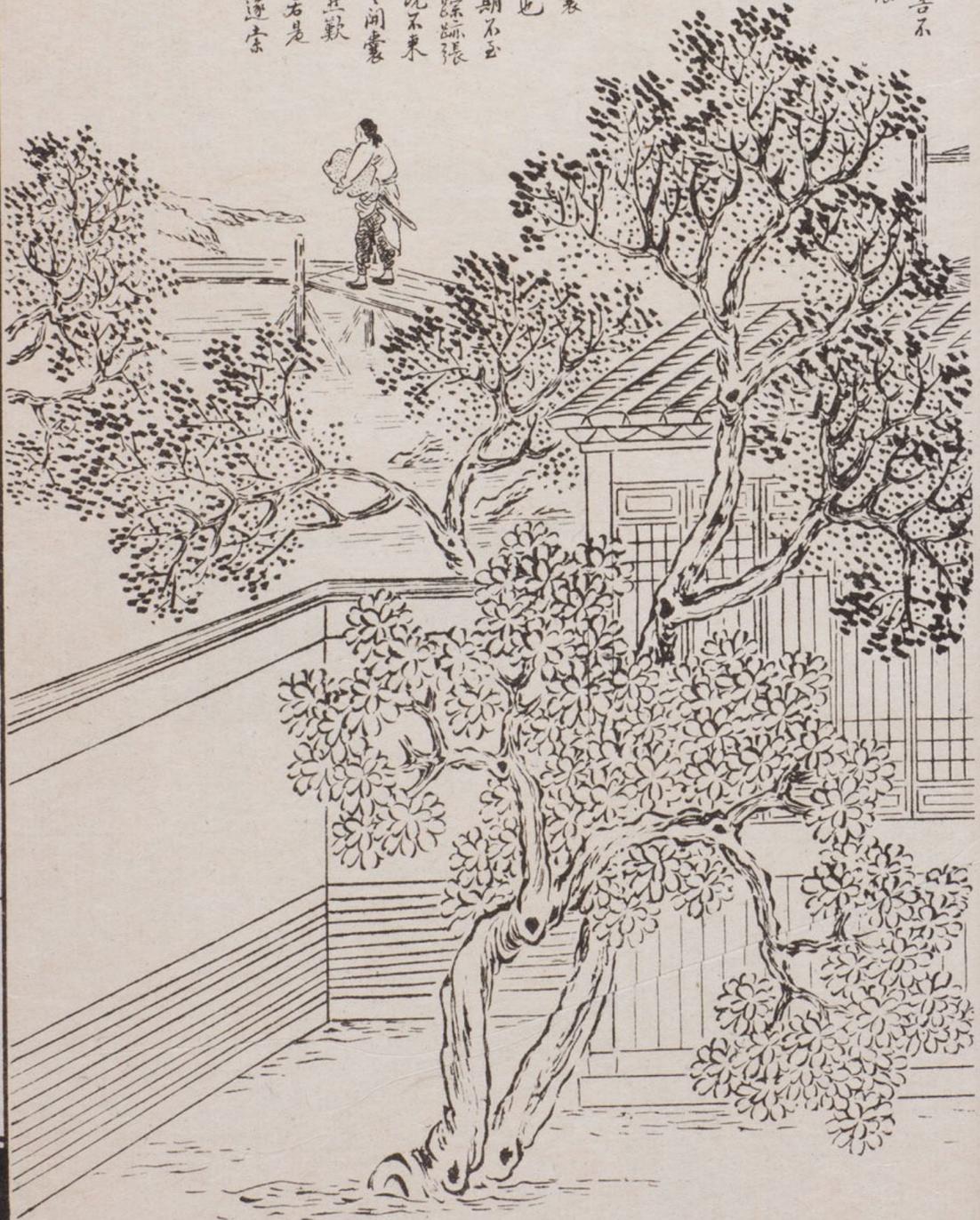


俠客受欺

張某天津人磊落
慷慨有燕趙烈士
風性嗜酒每當飲
酣拔劍常自稱豪
俠人犯笑之遂有
張俠士之目一夕
黃昏時候有雄雞
赴氣昂之者腰劍
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
謂曰此仇張俠士居也耶曰此
張揖實甚謹既坐之曰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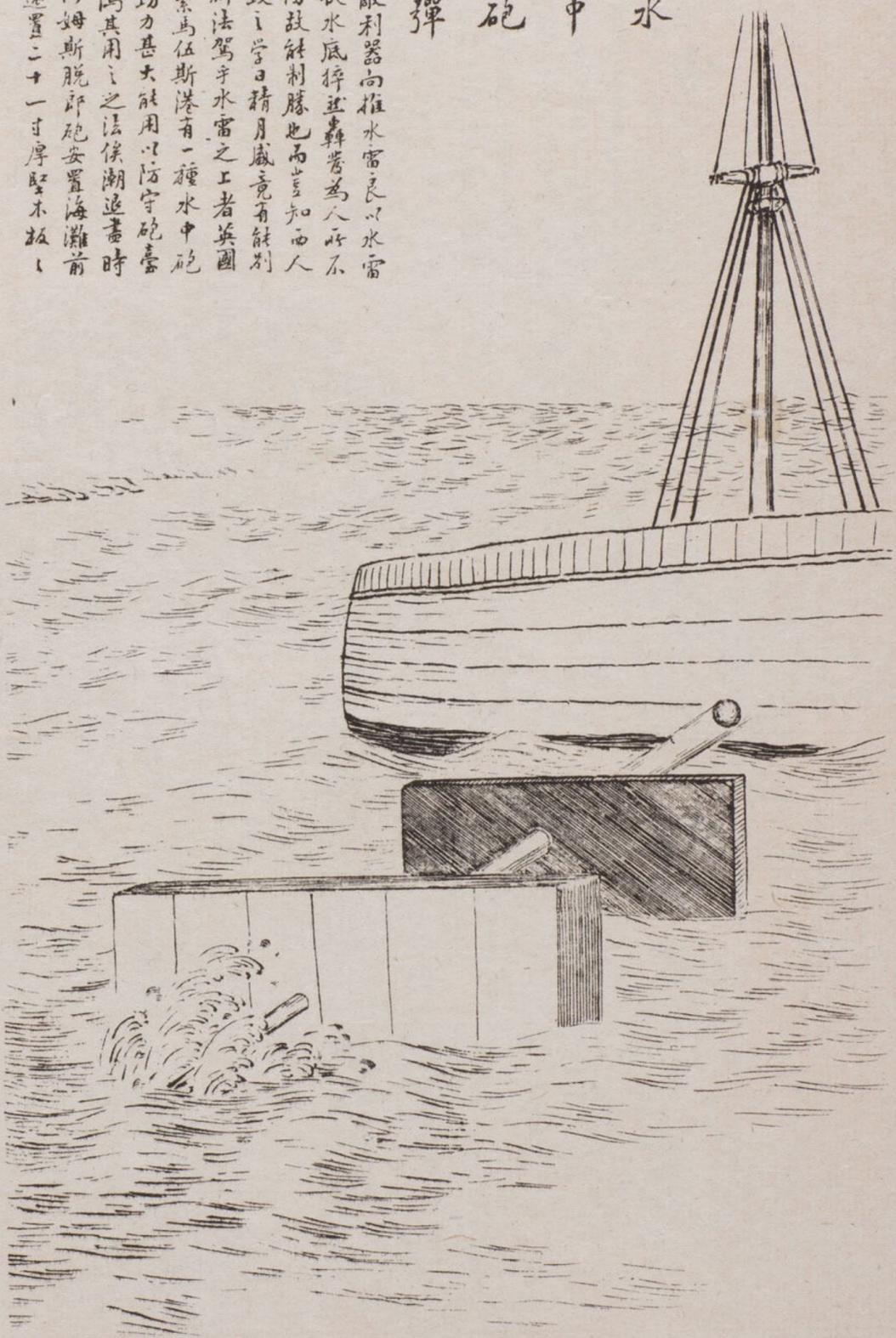


仇人十年莫得令夜獲之喜不
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
曰有酒否張即命酒飲之曰若
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
余欲報之則平生恩
仇畢矣聞公氣義可
傲余十萬倍主欲酬
之以畢夙願此後赴湯
蹈火為狗為鷄無所憚也
張素不慳吝深喜其說傾囊
與之客曰快哉壯士無所恨也
乃留囊首而去期以新回及期不
至五鼓絕鼓東曦既寫香無踪跡張
慮囊首彰露以爲已累寔既不來
計無所出遣家人將欲埋之聞囊
出之乃囊首也始悟被詭謂然歎
曰虛其名而無其實而見欺若此
可不戒歎自此家俠之氣遂索
然盡矣



水中砲彈

攻敵利器向推水雷良以水雷
 沉伏水底猝起轟擊為人所不
 及防故能制勝也而豈知西人
 格致之學日精月盛竟有能別
 出新法駕乎水雷之上者英國
 博紫馬伍斯港有一種水中砲
 彈功力甚大能用以防守砲臺
 船塢其用之法俟潮退盡時
 將阿姆斯脫丹砲安置海灘前
 面遠置二十一寸厚堅木板



後再置三寸厚鐵板鐵板後再置
 窳朽軍艦一艘俟潮滿時海水越
 過砲上六尺所用電氣向水上點
 放轟然一聲除穿過木鐵兩板
 外其彈力又將軍艦下部
 兩側擊穿兩孔以此制敵
 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舍而後海軍中
 又添一利器矣



阿香滅竈

竈有司命之神居家者所當
 虔奉固不僅王孫賈之獻婦
 已也然炊煙四起此戶皆然從
 未有觸怒雷寔突然傾塌一
 若天亦有為而為之也崑山
 某婦家者呼吳已客言該家
 小西門外某姓家一老姬某
 日適因于炊煙新未燃而煙
 煙已滿一室疑有匪人種火
 情事出門窺探但聞雷聲頓
 起見煙自中濃煙冒冲三次
 急回屋內則非但濕新不知
 何往而竈亦片執無存地上
 僅留泥土少許煙因草支無
 恙其旁又剩三鍋之邊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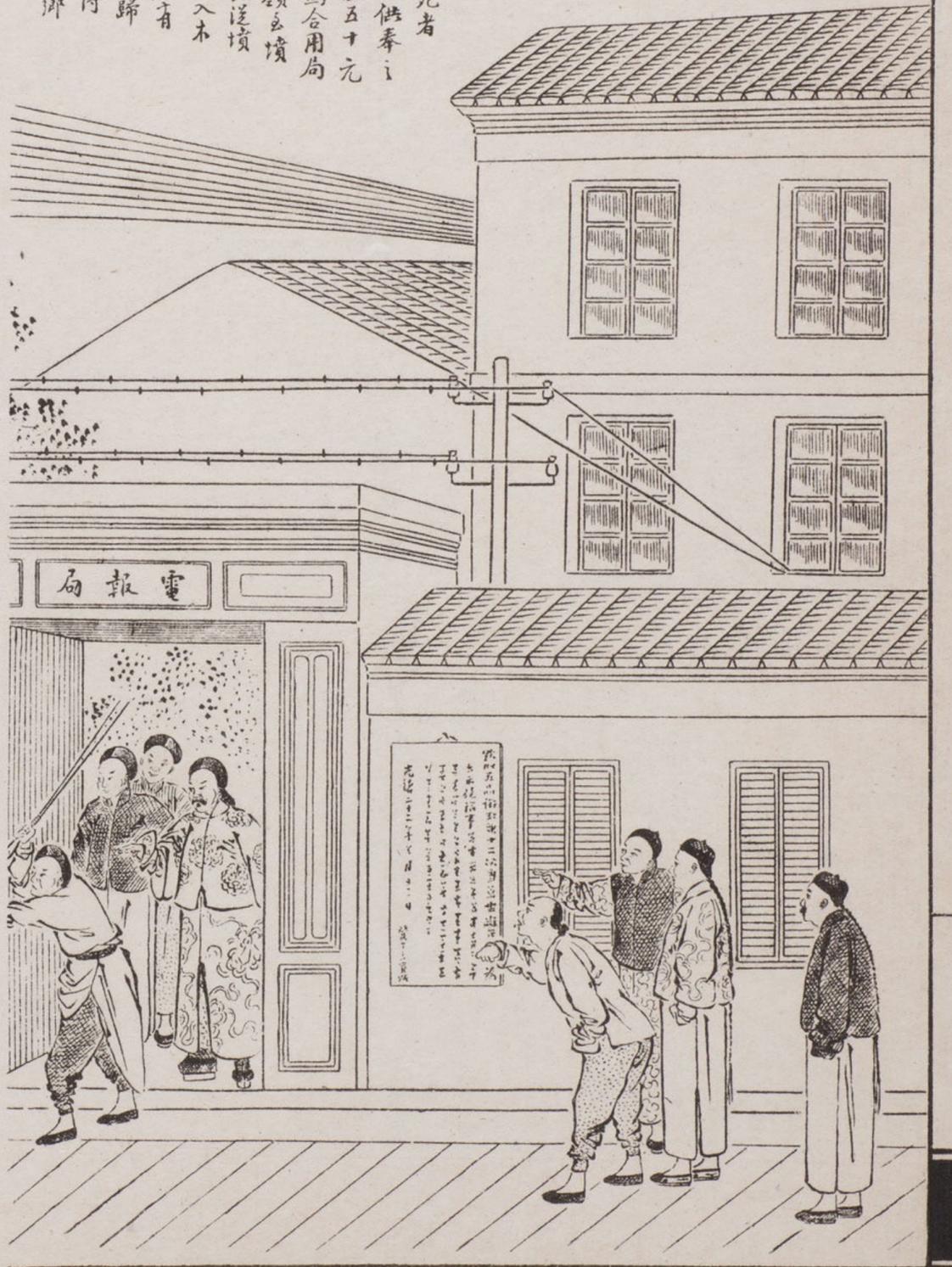
明甫圖

蚪蚪文蔓衍迨徧地擊一穴
 口徑二尺其深無底大約竈
 執書其中一時觀者信得
 不絕不知阿香何惡於斯
 竈而竟降此珍滅之罰
 也或曰竈下必有毒物
 潛藏竈特偶茲波及
 耳是耶非耶仍當還
 問之卷一



謠言宜禁

益聞報云秦州為揚屬一大邑早經設立電報局以便官商等信之用乃近有匪徒造言謂電報局所用電氣係以死者之魂鍊成故專收人家供奉之神主牌每牌價值洋四五十元須至三年以內若方為合用局中買得此牌後飭人領至墳所口念咒語即有不吸送墳中出即係死者之魂拉入木匣又挖取牌上王字則有鮮血滴出滴於瓶內持歸合藥鍊成電氣便可傳消息此語傳播遠近鄉



愚皆信以為真甚有某中竟携一牌赴局求售局員問作何用以向中需購此物對局員知其為造謠者所惑立即驅出一面函請州尊趙小帆刺史出示諭禁云噫愚民輕信人言不同理自有無情之客倘以致釀成大變者此比而然今以此事不亦可笑甚乎

（附錄）



謀財害岳

朝鮮黃海道豐川民人金某年
 屆辰甲夫婦齊肩膝下止一女
 字鄰村趙某為女名趙素貞類不
 事生業而夫婦相得甚歡一日
 金貨半歸身懷銀百兩偶過婿
 門畧為小憩婿若女殷、迎入沽
 酒市有極盡綢繆金飲過量遂
 止宿焉夜半趙婿偕妻踏金、
 身持厨刀直刺其喉金遂畢命
 埋屍後園泚其無跡以人不知
 鬼不覺矣詎事為女、四歲子所
 見迨金婚候夫不歸夜間得一惡夢
 見其夫滿身血汚手持趙夫婦、頭歸家
 驚說而竟意或在其婿相近、客破人所害急
 往叩問趙夫婦神色倉惶遂為不知姬說注不
 已其外孫忽撫姬、背曰何哭為外公、屍埋於
 後園松林下猶不知耶趙夫婦聞之大驚即送後
 門適去姬乃糾集鄰人偕至後園掘取屍屍
 未腐現已控官捕治矣

兩
 續



何元俊



六十四

賣 驢 被 騙

京師驢馬市大集也。有貴官戴五品冠服，色甚麗，氣象雄偉，似武弁入朝者。至鞍轡市，擇一佳者，出大銀一錠，謂肆主曰：我僕因購物，他往，我煩汝，將此鞍玉驢馬市，以便試購。良馬主人遣夥從，至市擇一大驢，甚駿，價值數百金。命乘人，以鞍轡備之。曰：汝在此姑待我試騎。賣驢人見有僕在任其鞭馳而去，良久不反。謂其人曰：汝主何往？其人曰：我鞍轡鋪之夥，非其僕也。賣驢人大駭，曰：是必騙子也。汝鋪，誰破誰？其夥言：幸有銀在，遂借往鋪中，出銀公估，則鉛心偽物也。共與法官海捕而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十五



明倫彙編

孔 飛 述 異

榕垣島石山麓有一書塾，為潘某深讀之處。塾中素奉孔壇，凡有占問無不奇驗。一日有某學徒年甫十六，忽失其家中童養媳，偵騎四出，毫無蹤跡。後遂奉其事卜諸孔，未幾孔忽動，據判云：被入拐存何氏祠中。後復叩以城中何氏祠宇甚多，殊難適覓。復判云：夜已闌矣，帶爾往尋，判畢，孔即飛出，徒尾隨之。至一何姓宗祠，孔破扉直入，將近內圍，作叩門狀。室中人以無男子不肯啟，而徒疑益甚，然俟以未得真跡，快而返。移此事願近荒誕姑錄之，以資談助云。

明倫彙編



明倫彙編

俄儲遊寺

華林寺在粵城西為穗垣四大叢林之一紺宮珠宇廟貌觀我中奉五百羅漢乃祇園和尚宏遊京都募化時所得佛像摹寫而回肖而塑之計五百尊中形貌神清各殊其狀亦可見其雕塑之精矣本年二月下浣俄皇太子游歷至粵我中國既待以至優極沃之禮而俄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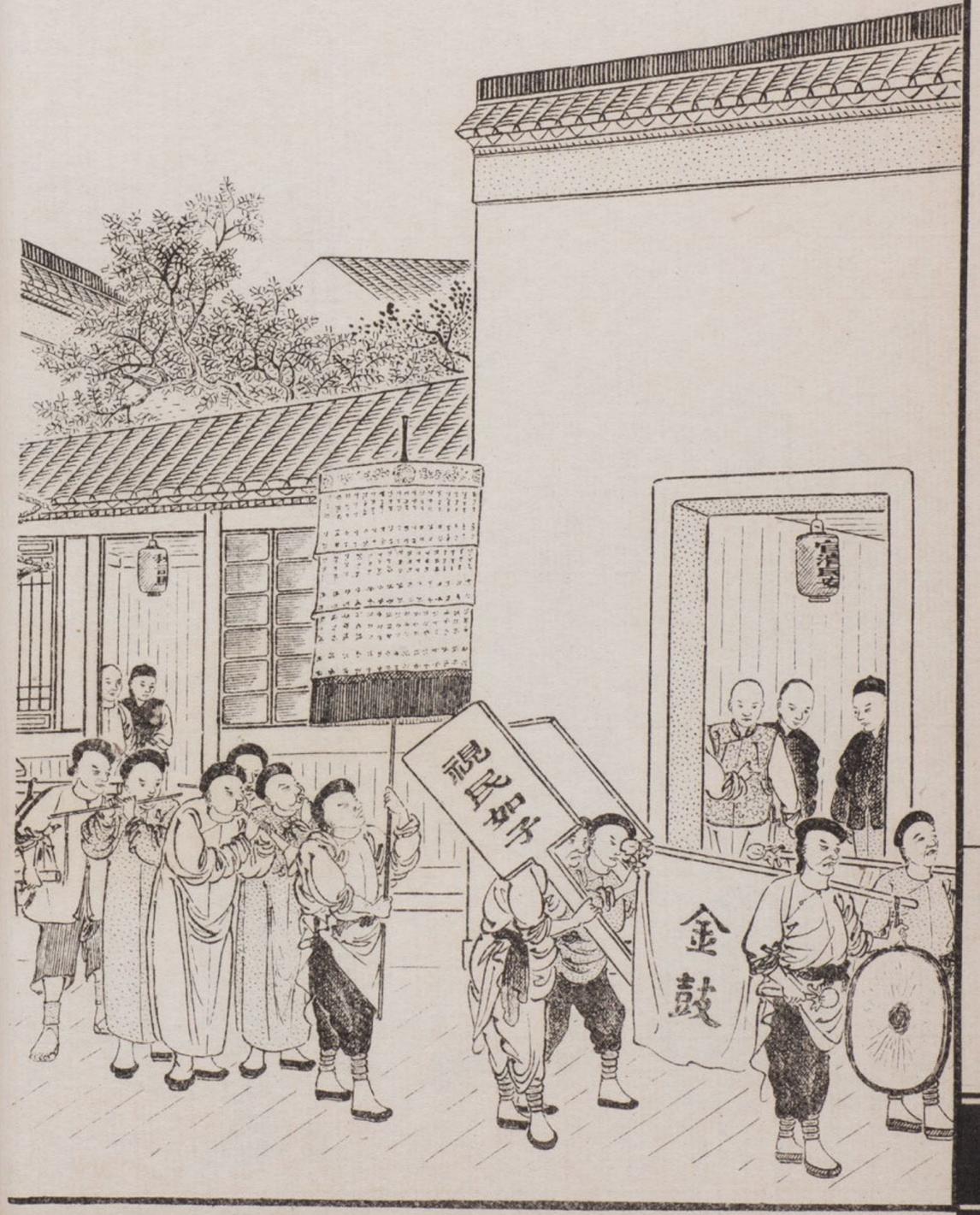
全塘香

亦更肖襟瀟灑與會淋漓帽影鞭絲恣情遊覽詣該寺觀佛像之莊嚴仰規模之宏敞而知中國佛教之所由盛也時有得挹丰采者謂俄儲年逾弱冠器宇不凡狀貌清癯鬚眉精彩當日頭戴平圓帽上插龍尾一枝巨如手指長約尺餘所衣之服皆備金紋蓋俄國頭等爵位之戎裝也



德政何在

前署厦防同知秋丞嘉
未蒞任月餘忽見街中
家懸掛秋青天秋司馬
官清民安燈籠論者疑
有何德政較之孔聖期月
三年為速實係罕聞嗣
經吳觀察密訪與論云
有一二劣紳逢迎傳諭地
係多做燈籠換家不送瓦
懸燈之戶聽主均用名片
道謝始知官清民安原未
如此可謂不明義利喪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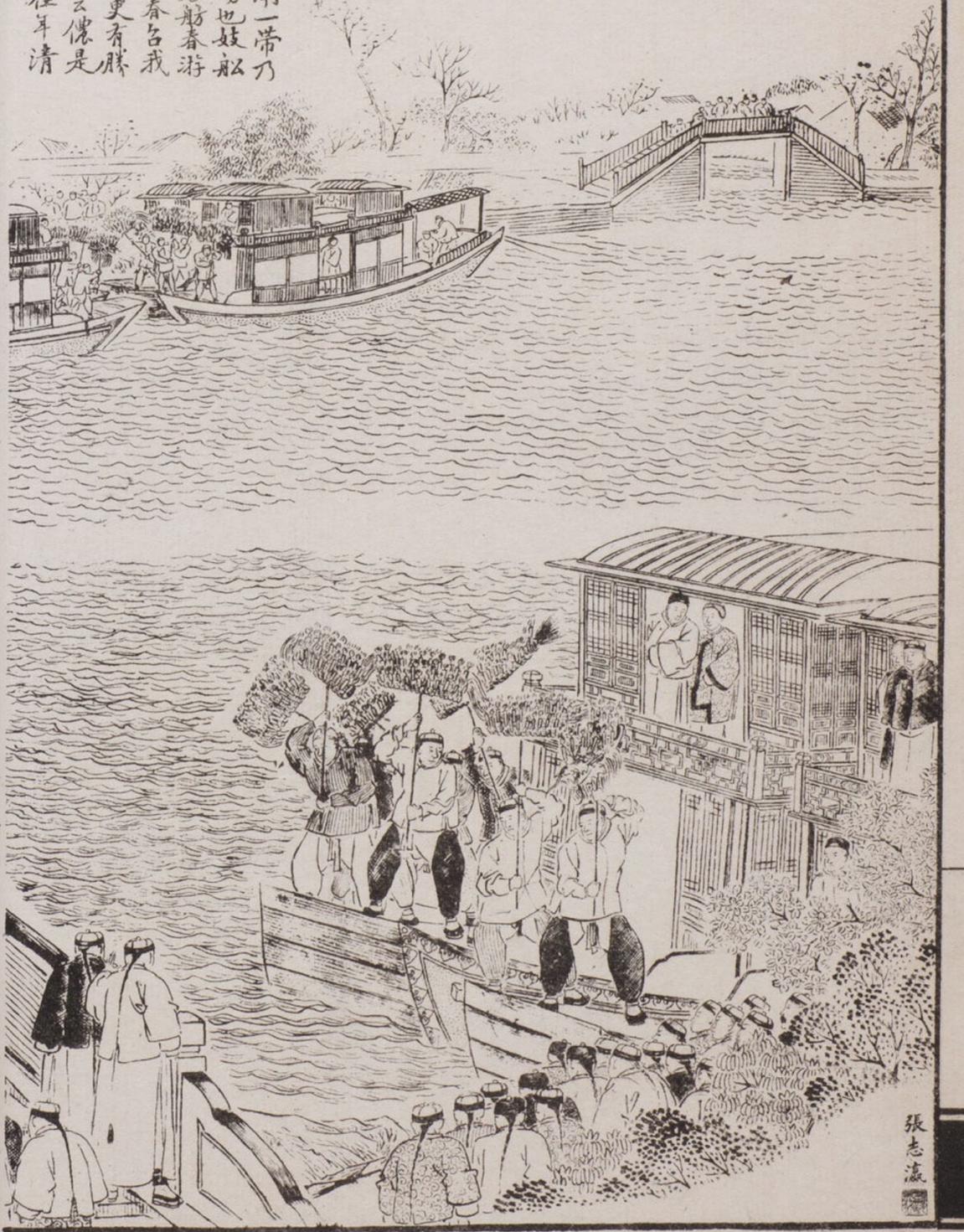


廉恥矣尤其甚者凡該
處紳商皆勒令致送
牌匾頌揚德政陸聞有
不肖劣紳逢迎合徇
情致送者有貢商金益
和等不服誅求據情控
告於是向之粉飾惟恐不
及者至此遂大白於天下
嘻近世州縣每當離任之
時無不有人恭頌德政其
果有政蹟可紀者有笑
人我予故視於此而有
慨焉



燭龍游戲

廣東省河迎米街向南一帶乃
珠江之煙花數風月場也妓船
晚泊黃龍青雀之舟容舫春游
綠酒紅燈之局際以陽春名我
煙景怡人春江花月夜更有勝
於平昔者珠江竹枝詞云儂是
珠江水上生今年水比往年清



張志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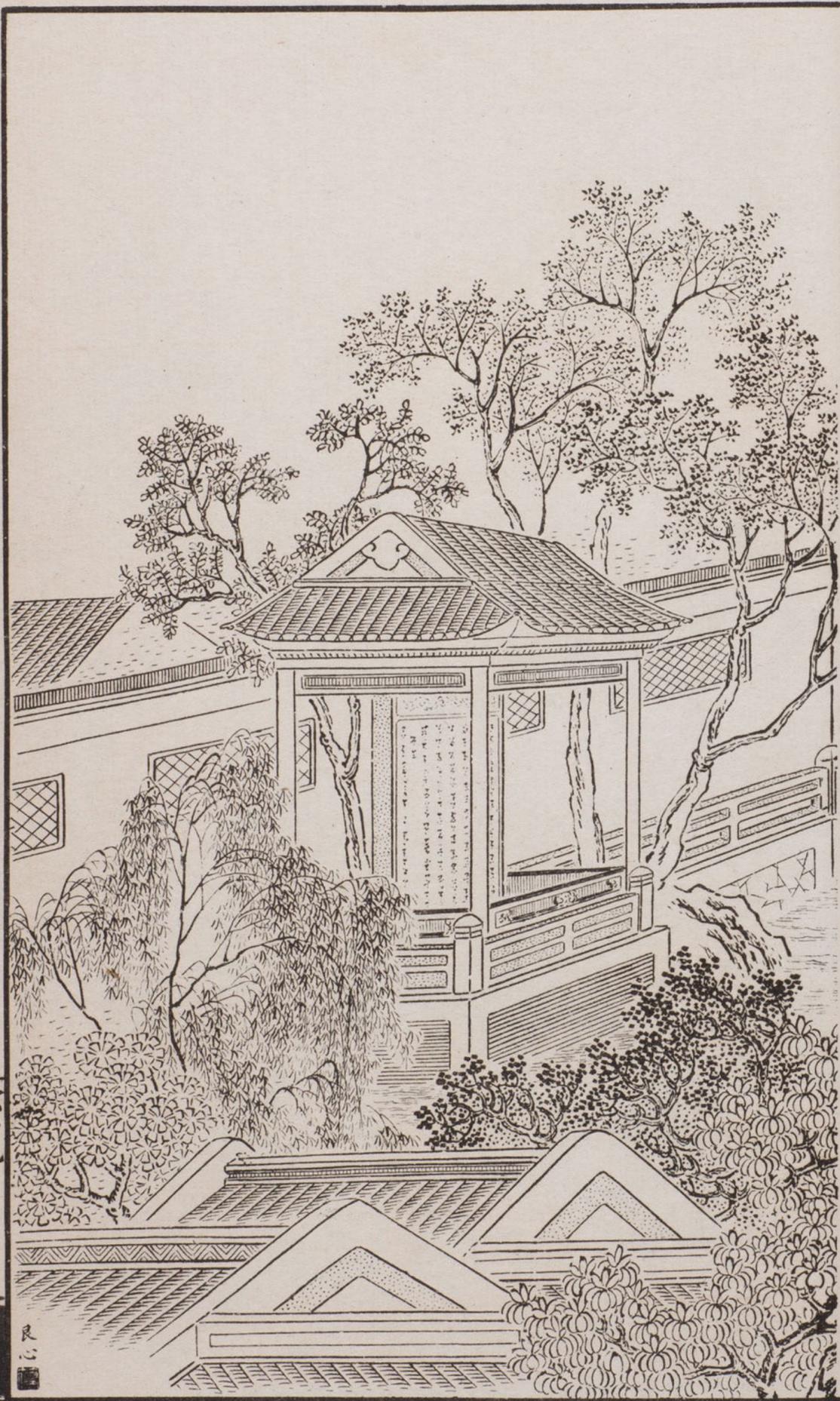
海珠石畔魚珠左無數人來者
月明一詠及之可想見其勝概
矣今春技船之人來未為龍靈
活異常後於龍身遍燃蠟炬
黑夜中舞於船頭東船西船蛇
蛇旋轉恍若燭龍銜炬而戲
時則謠歌方罷清酒正酣客
滿船喜互拭目互燃爆竹以助
興火龍則飛舞打爆竹叢
中滿天星火洵奇觀也

下
續



摩訶古蹟

浮雲石在甯波城內東南隅東堂廟前鄞山書院側之池中相傳天啟兩石即浮於水面其石大可合抱靈奇神異不可得見但有石碑石亭矗立池側前數年都人士見其日形荒穢恐古蹟遂致湮沒因飭匠重脩之池前僚以報垣開門處任月洞武門額篆古雲石三字乃無錫薛公少述是拜時所題其門經年不測探奇四明者亦怪有於門隙窺之然奇勝古蹟自此可無湮沒不幸事也



清介可風

北通州浮橋馬范莊一
 帶為吳氏羣聚之所每
 日赴呂祖祠領粥者扶老
 携幼狼狽不堪某姓隱君
 子也日伺橋側察驗情形
 默記極其次貧意將介



明有

別拙師二月二十三日
 狂風怒吼塵沙蔽天某
 姓牽驟至橋邊負大銀
 袋一及綠布袋若干滿
 貯散碎銀包每包重二
 三兩許見有領粥貧民
 之過者酌量給之有某
 婦衣服藍縷手提瓦罐
 某姓予以銀一包婦誤
 會其有歹心擲銀于地
 怒曰妾死羅氏女郎將
 學作林胡耶言畢掉頭
 不顧而去噫當此困苦
 流離之際而猶能潔身
 自好立意鳴高其志可
 嘉其情益可憫已



締姻陋俗

天下之地甚廣風俗因而甚歧觀
亞士金漢土人之婚禮殊可矣已
查北亞美利加洲北極邊境有地
名亞士金漢者終年冰結一苦
寒之地也該處土人不知文字
不習經營大抵如中國苗蠻之
類壯年男子欲娶某家之女
即先與媒氏言明媒皆老媪
充之聞其求婚之請即聚諸
媒共議婚家果能贖其婦否
若眾以為可則無庸再議僅
不知其可否則須試其材命
欲娶婦者身入山尋獵須獲
得白狗熊以出方為勇武蓋該
處所產白狗熊一種常為兇猛
其力更雄於虎故以此為試勇
之方也若果獵得狗熊則人皆
道賀而婚事能成但其迎娶之
法又與他處不同迨吉期新婿
預備雪車一輛置於岳家門外
而婿伏於門後其岳設法誘女
出門婿即從後突抱而持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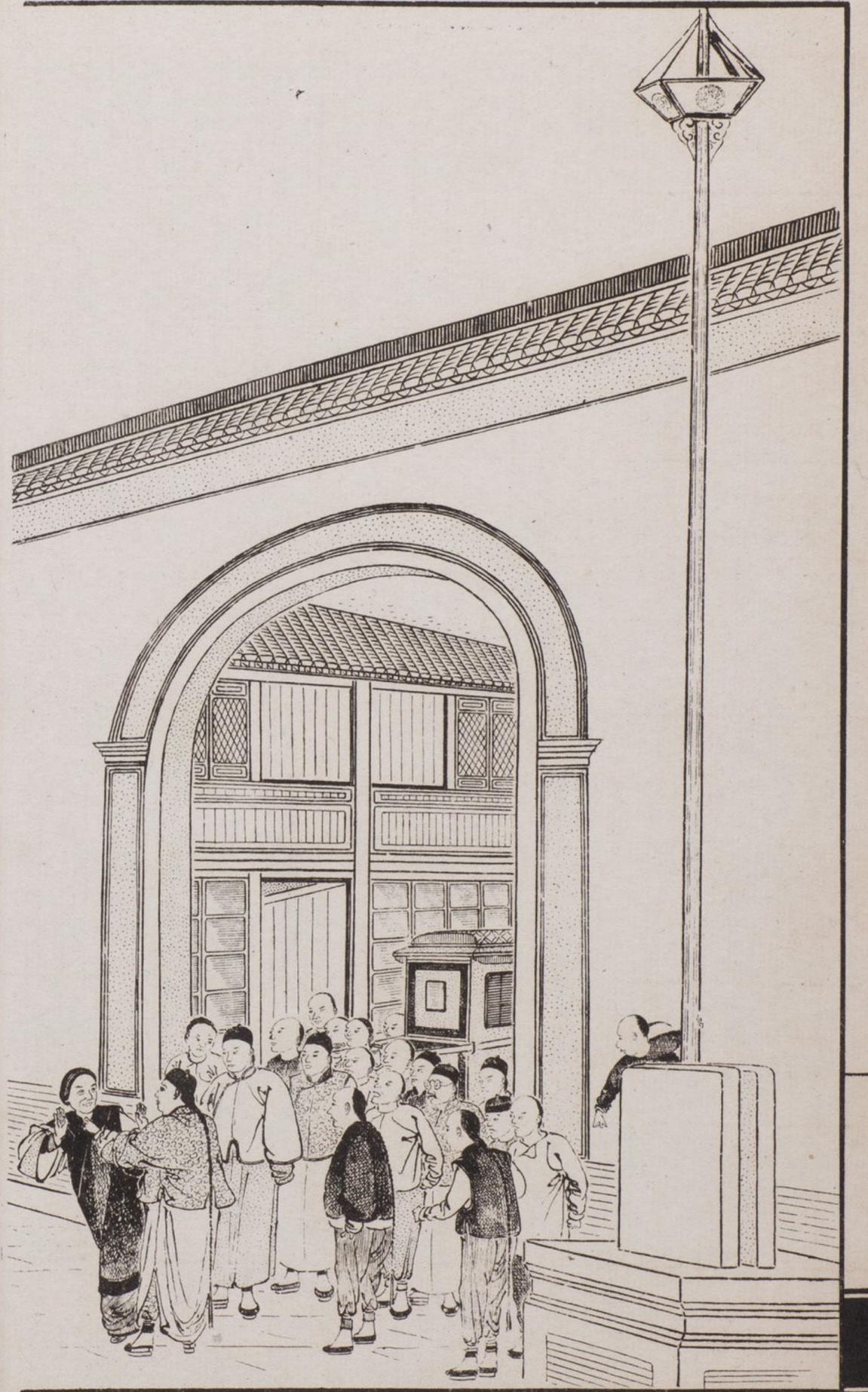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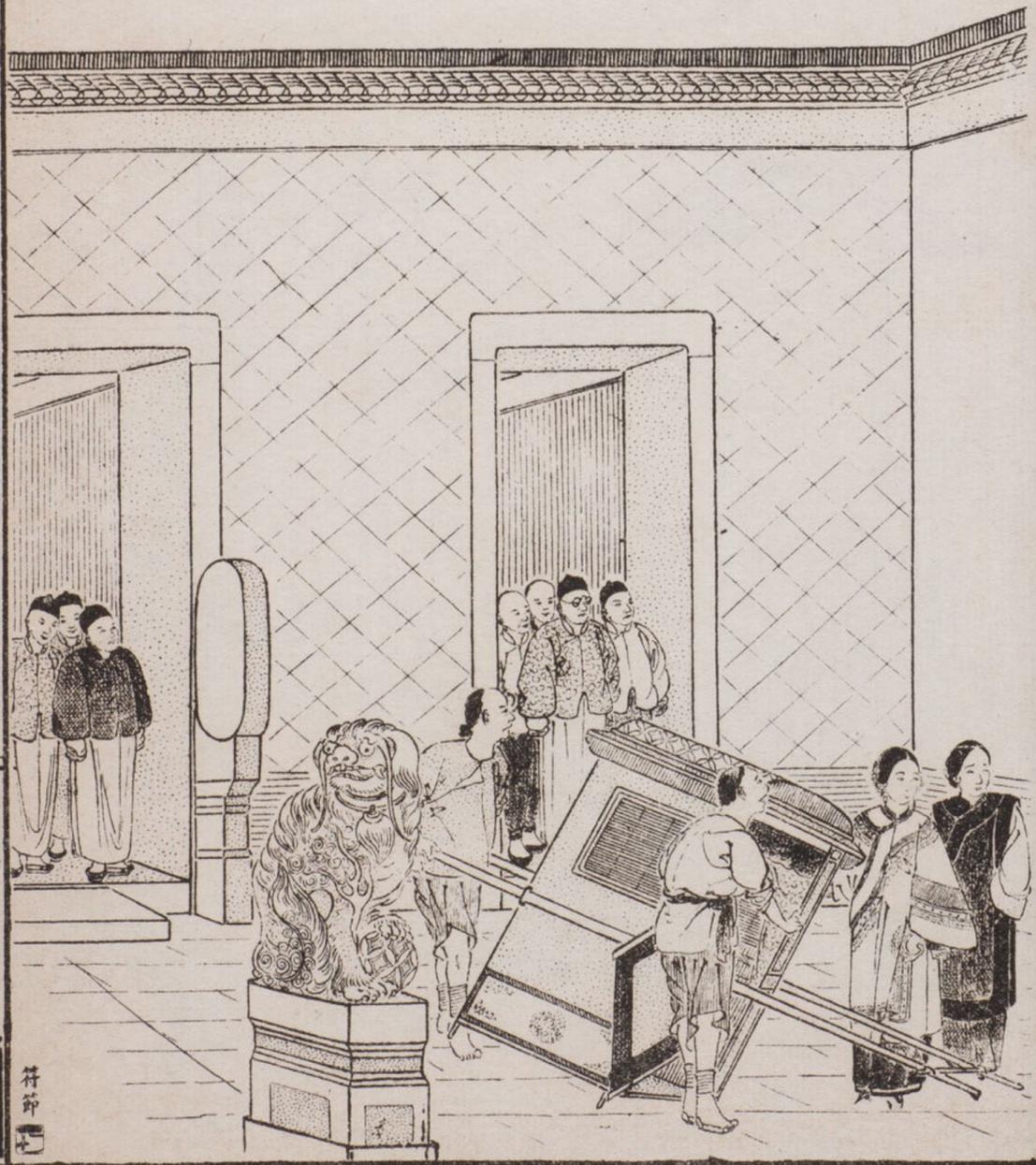


必堅拒不遂啼號
掉扎必至搥脫
而後已脫即狂
奔婿後以逐之
打是諸媒媪亦
相率逐之迨追
及新婦即各執
獸皮等物向新
婦之身亂毆
至新婦力倦
筋疲伏於地中
而後新婿抱婦
登車載回家
中遂成婚禮
錄畢不禁為
之絕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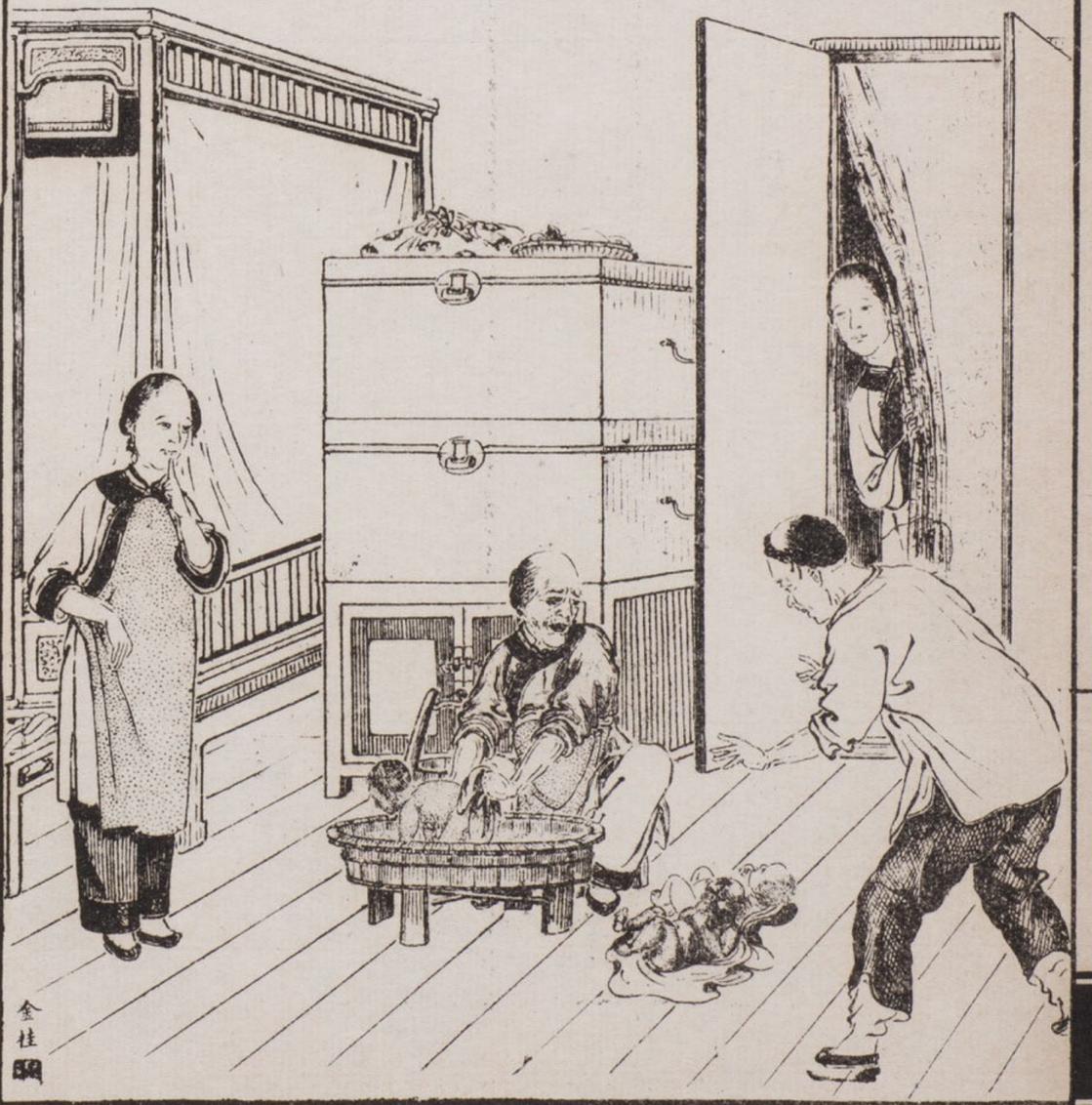
湯子喬裝

甯波郡城隍廟香火鼎盛某日
 來一乘轎少婦纖趾高髻絕世
 風流後隨二僕婦大脚盤髻狀
 類蘇八少婦下轎後二僕婦扶至
 殿上瞻拜已畢因過閣左右房
 廊方欲上轎忽來一衣服麗都
 之年少扭住一隨來僕婦大
 笑不止曰汝今日任以奇事哉
 乎小弟亦被騙過被其所扭之
 少年僕婦聞其言色頓變求其
 聲張親者甚眾皆莫能測其故
 須臾少年釋手三少婦即返
 而逸觀者奇之固問少年何為
 其甚也少年曰余所扭者乃城內
 某武宦之後某甲也乘轎少婦其
 妻也同行僕婦其僕婦也此人素
 性佻達今日往此勾當則余之所
 不及料也於是眾人皆知為喬扮
 而特恨其言之不早云



人面離奇

嘗見梨園子弟登場演劇無不塗紅抹綠如粗公面目暮四朝三時而紅如重棗時而黑如點漆時而白如傅粉形影盡相空幻無常即見者亦知其有意揣摩而未敢實事求是也乃時胎鄉間近有某姓家一產三子其面目或紅或黑或白竟成三色出自天然絕不似梨園中之矯揉造作者一時見者皆咄咄稱怪談論紛然莫衷一是云



金桂

仙吏風流

昔楊修以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解任絕妙好辭人皆服其神悟論者謂後世燈謎之說實極與於此自是而後釣心門角妙語玲瓏愈出愈奇允慧心人不能道其隻字也江甯潘憲瑞弟侯方伯風雅性成夙耽翰墨今春公餘之暇特設燈虎任人猜射一時芸窗詞士玉案仙曹皆得於公堂外騁妍抽秘各有卷透樣淵一言道破者贈以文房寶玩否則以樽酒為罰是可見方伯之胸襟瀟灑洵非風塵俗吏所能望其項背者也

雜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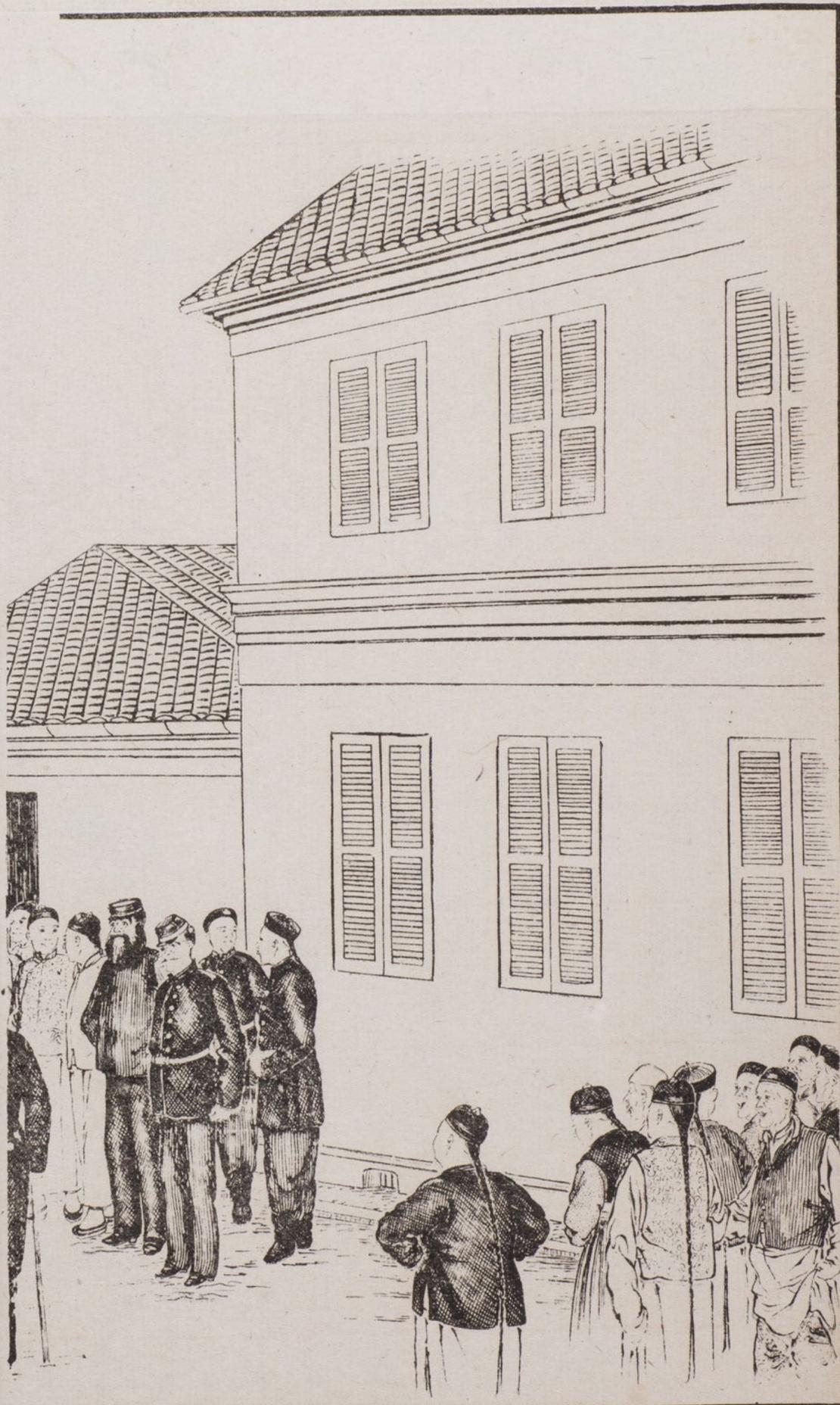
七十三

全塘香



沈寬待雪

前晚有南滙人沈兆龍至法界新開河橋相近處不知如何被西捕毆時有見證人王金生龔河實目親情刑嗣沈因傷殞命於仁濟醫院經上海縣陸邑尊會同英法法員及法領事法潘洋等詣院相驗時英醫生其法醫生亦至因死者傷在左太陽穴西醫將藥水搽之側身細聽繼又將屍抱起聽之陸邑尊先訊王龔兩見證供詞鑿鑿皆言被西捕毆斃乃將屍身擡至場中令伴作如法檢驗當據喝報屍身左太陽穴有傷查太陽穴確係致命要穴沈寬錄其說而西醫則謂太陽穴不足致命欲知內傷須照西例破腹驗視邑尊謂死者係華人應照華例辦理辦論再三會審數次迄未定讞日後如何想秉公執法者中自有權衡不致妄議也



別有洞天

南海西樵山名
 峯七十二為嶺
 南一大勝景
 山腰有石洞中
 頗宏敞羅列
 各色石景祇
 以洞深境幻
 人跡罕有至
 者某日山下余
 村某姓家被盜
 查緝未獲忽見洞
 口有衣服瓏踪尋疑
 匪徒匿跡其間糾集多
 人手持軍械圍住洞口
 及令勇夫數人以火燭路



入洞尋覓見有石柱天然
 布置擺列奇書百卷嚴畔
 隱藏石榻陳設被帳內穩
 睡一老人年近及甲鼻息
 軒然旁置梳篦罐罐精
 雅可愛諸人乃至榻前呼
 醒老人問居此何為則言
 隱此已十一年日墜下山
 賣卜號吳萬靈他無所弄
 於是諸人相驚為弄皆入
 洞見之多有似曾相識者
 相共一笑而散說者謂此
 老既隱居十有一年何以
 逐日往來人無所見孤耶
 仙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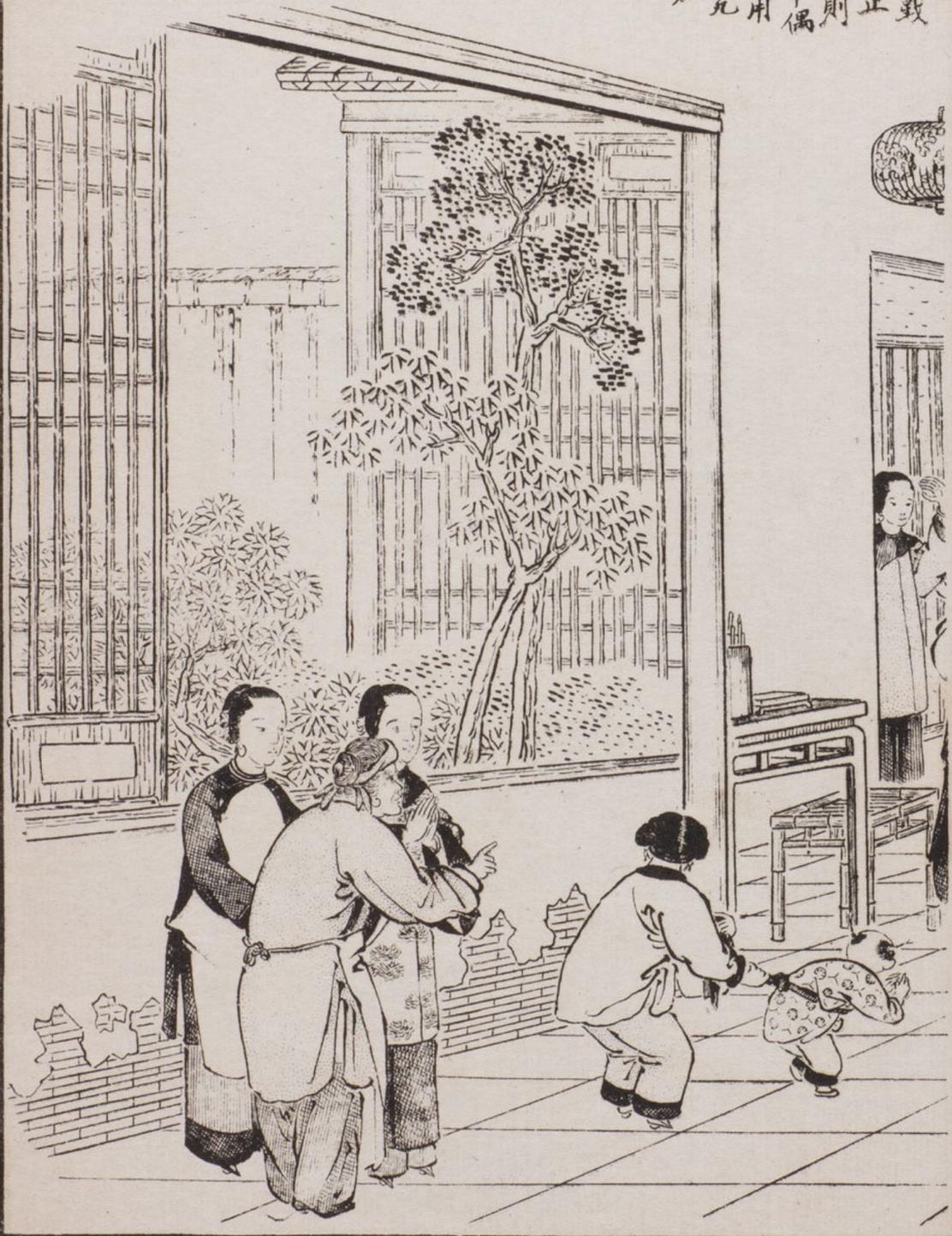
神檢藥

江西風俗凡有疾
病不事醫藥多
清命於神其最可
笑者有如神檢藥
一事先是廟主用大
藥盒一個置於神
座前盒粘分數十
百間裝藥數十百
味清尺許木塑神像
降座以兩人拽神兩手作
搖曳狀向藥盒迴環四顧
神忽頭碰於藥即檢取
某藥迨神不搖曳則止而
不再檢其分極重也亦
以兩人拽神手而搖之



廟主將藥每味初用數
杆兩許若神搖曳不止
則漸減極神不搖曳則
止而不再減則有某甲偶
染風寒外感神檢藥用
大黃等猛劑一服而斃
屍現黃色噫愚民無知
甘罹速禍折何可憫
獨不思神也真能檢
藥者也所假手者人
耳彼以胸無分寸之
人漫為取藥其不
至殺人也豈希怪
然今之以人命為
兒戲者豈獨神
檢藥而已哉

石
場



佞神被玷

太白山天童寺四明之巨刹也每屆春開遊人上山進香絡繹如織今春天朗氣清風和日暖香閣前質繡閣獨挂手以一瓣心香虔焚於蓮花座下者尤形翹聞有某少婦隨鄰媪雇棹而來行玉山上忽失所至鄰媪數人徧覓不得至晚歸宿舟中次日復同舟于下山一路尋覓急得之於荒僻無人之茅屋中則已雲髻蓬鬆紅潮暈頰裙袴片作蝴蝶飛成咸知者昇因問其由據少婦言昨日隨行時因足疲礙石不能行偶打道旁石壁少坐適至起身不見同伴心慌誤入此徑過二男子問以婦路被誘至此處



肆行無禮遂被輪姦言畢淚下如雨鄰媪乃扶回舟中急令解纜而回吁近世婦女以燒香念佛為事者多矣乃未獲慈雲之庇佑先遭暴雨之摧殘卒至身被玷污莫可補救嗚呼可不鑿歎



剖石得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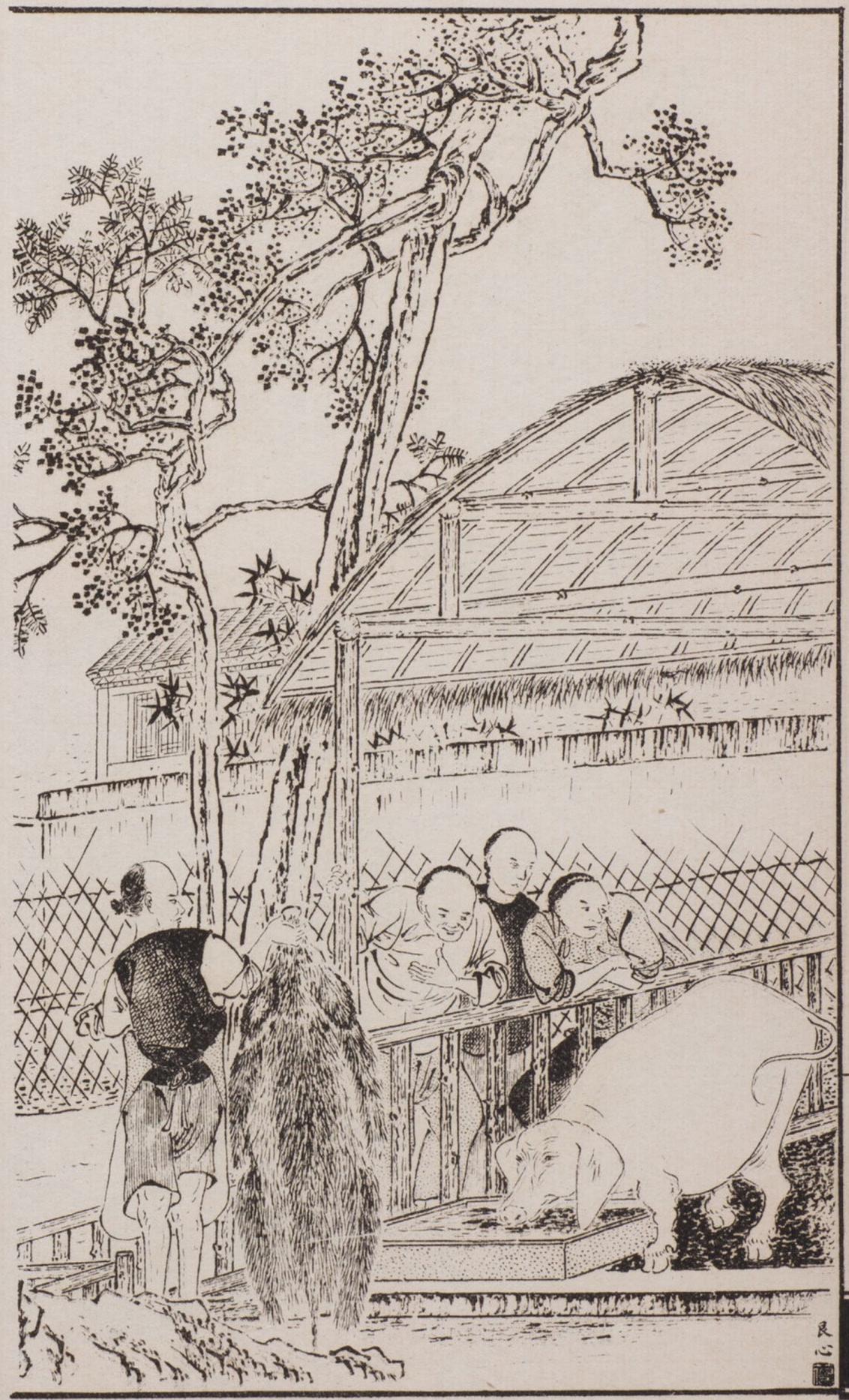
金陵為龍蟠虎踞之區異寶奇
珍韞藏於山明水秀間者何可
勝道特遇人焉賞識之雖過諸日
前弗知珍貴亦惟有湮沒布制身
日者有德員數人泊舟江干偶見
岸旁一巨石令人下水拾取時適
風狂浪湧其人有輕色某德員固
命取之隨將此石玩視良久復以
鼻嗅之歎曰惜哉此龜價實也然
賞音遲過矣人問其故答曰石中有
一龜因離水過久業已涸斃不然
連城之璧豈乘之珠弗能比其珍價
也剖之果然據德員言此物雖以尚
可備藥龍之選拾石者喜甚然而求
售者某藥肆主以一洋購之未知果
有用否夫石從土生龜由水蓄若
以龜而藏於石實為博物志所未
載彼德員果操何術以知之



母豬脫殼

物之能脫其殼者惟龜為多或數百年而一脫或數十年而一脫是之謂神龜不必必近今龜殼被入踏碎始得脫除也其他皆不計數曾是劉麗之族而亦有效蟬之自脫其衣者乎乃松郡沂西油濱地方農夫徐耀亭家畜母豬一頭圍豈相依素無他異上年秋初忽脫去黑皮浮身雪白腹漸膨脹與白象相似但鼻端稍有不詞耳聞脫下之皮凡有怪病取以覆之無不立愈一時聞者皆說為神奇或謂此豬當受象或謂此豬當產象或又謂此豬因感龍而有孕故其皮微有腥氣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質諸博物君子當必有能辨之者

幸時
果斷



妖婦宜誅

甯波奉化
馬王嶺下
小屋十餘椽
居家七八戶
坐衛對宇洽
比克敦蓋亦別
成一村落者也有
阿翰者家有一妻懷



姓七月腹已膨脹矣
某晚阿翰因事不歸被
二媪傾知之突入其室向
婦借宿婦年幼無知許
之供以夜膳並向鄰家借枕
以待客詎時至五更阿翰回
家呼婦不應破扉直入則見
妻腹已剖開血泊中大駭
而號鄰人聞聲集視憶及夜
未事知被狀婦謀害分往追
尋已無蹤跡惟有撫膺大恸
草棺殮而已按米生之事多
在鄉僻大抵乘夫不在而下此
毒手身苟能各家預為防察
凡外來之婦不准借宿亦未
始非防患之一道獨怪此等業
既時有所聞而破獲者十無一
二豈鄉里小民未敢報官歟抑
地方官因其不報棄遂置弗
問歟律載折割米生罪至凌
遲所願何體律意無使先殘
之婦倖逃頭戮是則小民之
深幸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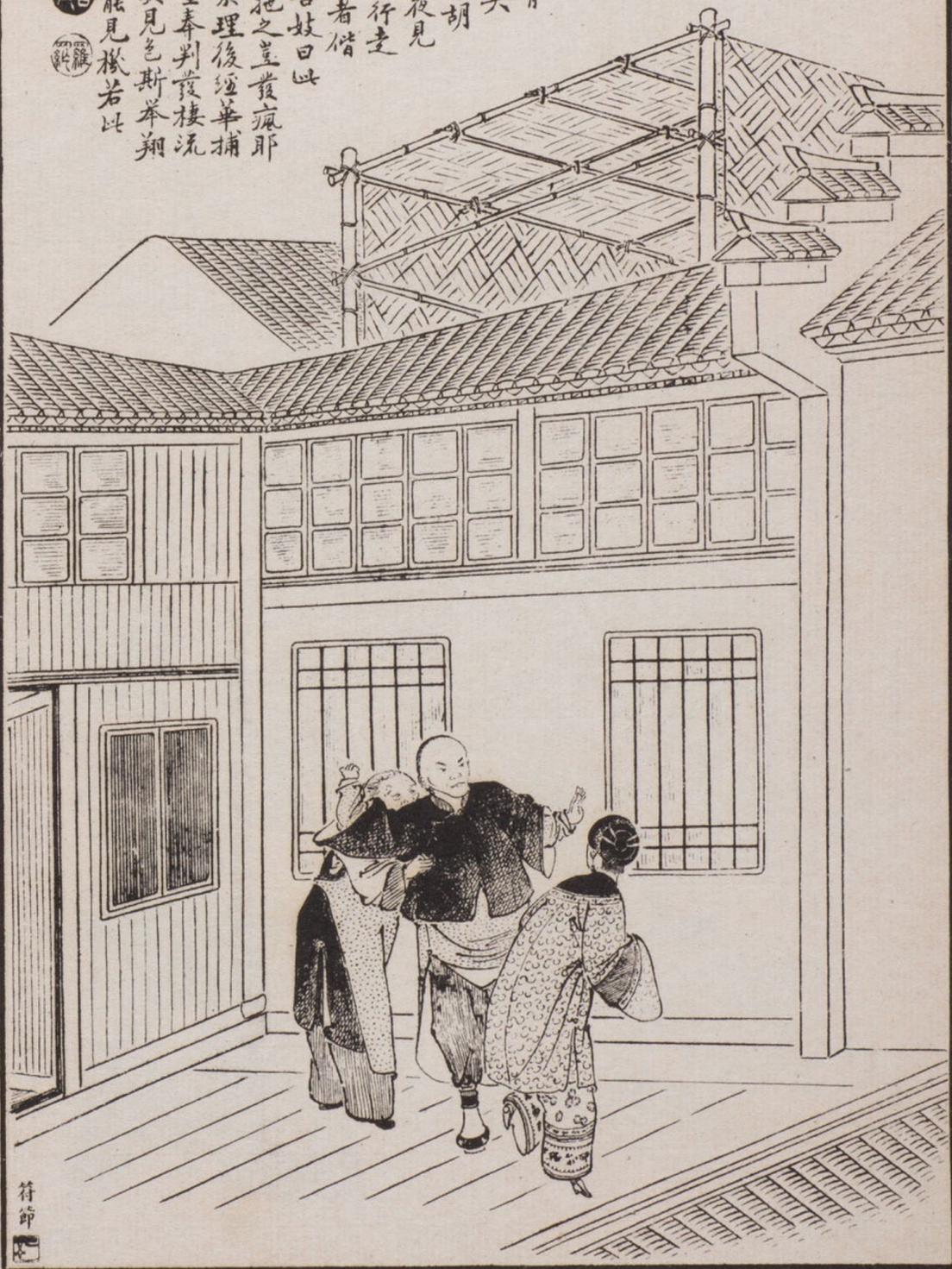
雉羅子

學

野雞妓女沿路拉
客早奉英公堂
嚴禁無如日久玩
生陽奉陰違勢
所難免所幸者未
過探捕有若既遇之
逃避惟恐不及後未有
自投羅網者不謂英
界平和里有野雞妓胡
桂仙者湘潭人也某夜見
英色探秦少卿在街行走
誤以為尋花問柳也著偕
同女傭強行拖住或告妓曰此
捕房之包探也若竟拖之豈獲匪耶
該妓以為信已仍置不理後經華捕
幫同拘獲解送公堂奉判發棧流
女所擇良婚配甚矣見色斯舉翔
而後集今之雌雞苟能見機若此
彼七八其何慕乎

端自

編



符節

降頭可

畏

新嘉坡某氏婦徐娘年
約衣履麗都一日薄言出
遊途遇一生日逆而送意甚
輕薄掃嗤之以鼻啼家以
族不忘之他日婦偶倚門前
生適至見婦便停步注目
婦含怒而入詎生素習降頭
之術謂婦兩次辱己思有以
報之霎時間有花錢一枝呈門
外飛入直刺婦腕工婦不見
道婦痛不可忍醫藥無功如
為降頭所害急聘一善解
者至用清水一碗向婦噴
頓見錢由婦腕躍出真
水中水任青色而痛頓
止旋用檳榔一枚念呪
言若肯持之力刺者錢竟
沒於檳榔之內嘻其術若
此亦可畏已

端自

編



塘香

亞美利加南海地方有土人一種
 聚族而居其俗凡見佳客相逢之
 下主人即取瓦缶一具滿貯清水
 向客頭上擲下其破水流不啻醍
 醐灌頂直至客首面衣裳淋漓盡
 致始為歡愛陸破血流布問也
 夫中西見客之禮本不相同華人
 則曰拜曰揖曰拱手曰點頭西人
 則以免冠握手禮雖不同其示愛
 敬一也至如亞細亞人見客以交頭擦
 面為最重之禮印度人見客則倒
 身而伏見長上則捧其足而嗅之以
 為恭敬日本人見客則遞脫其履
 履以手於胸徇向人則必嗅客之
 面嗅畢復請客嗅己新金山土
 人相遇各吐其舌互以舌尖相
 舐習俗相沿良堪詫異其
 較之亞美利加見客之禮
 則更有令人噴飯者因維倫
 及之以見異邦風俗其不同
 也如此

亞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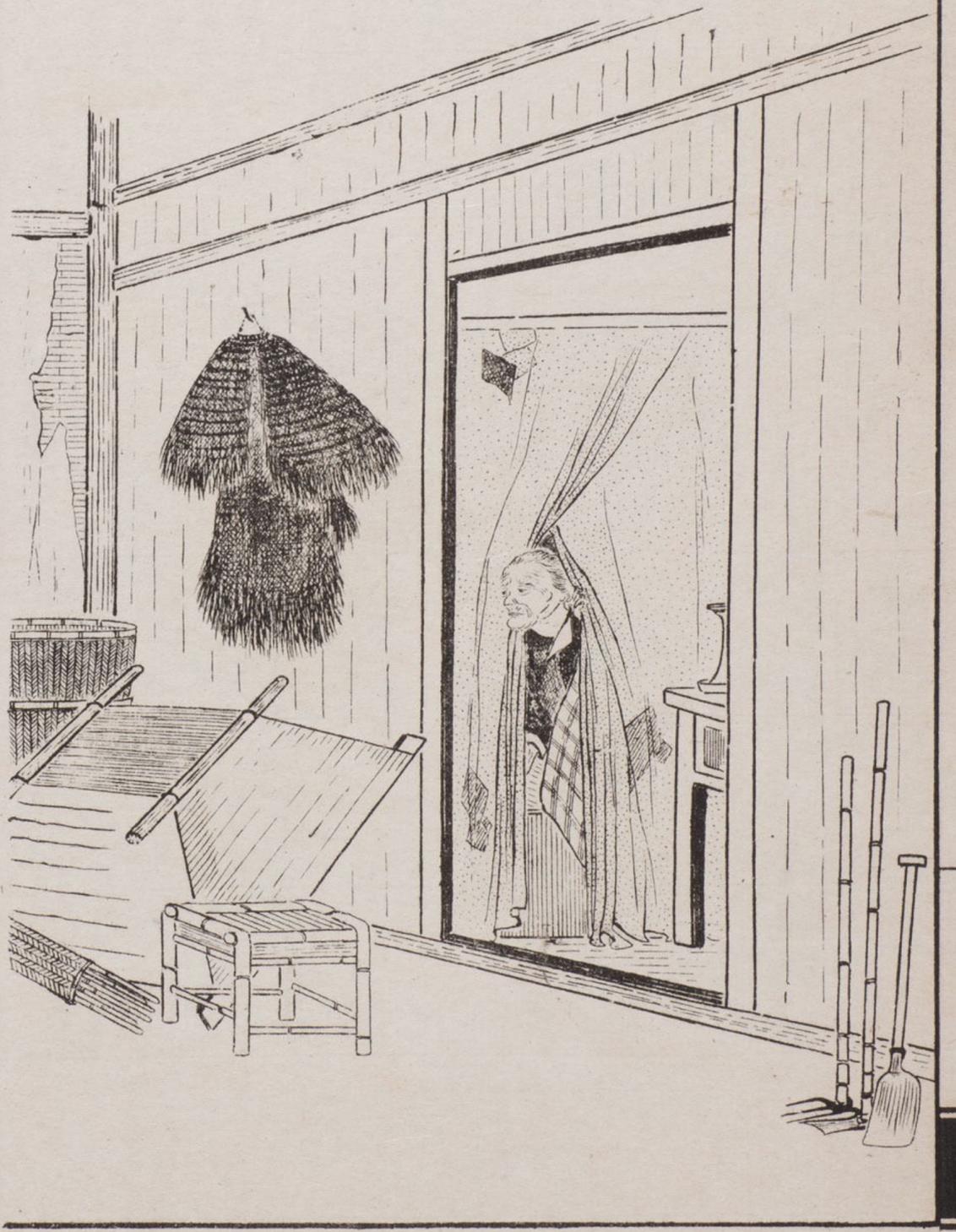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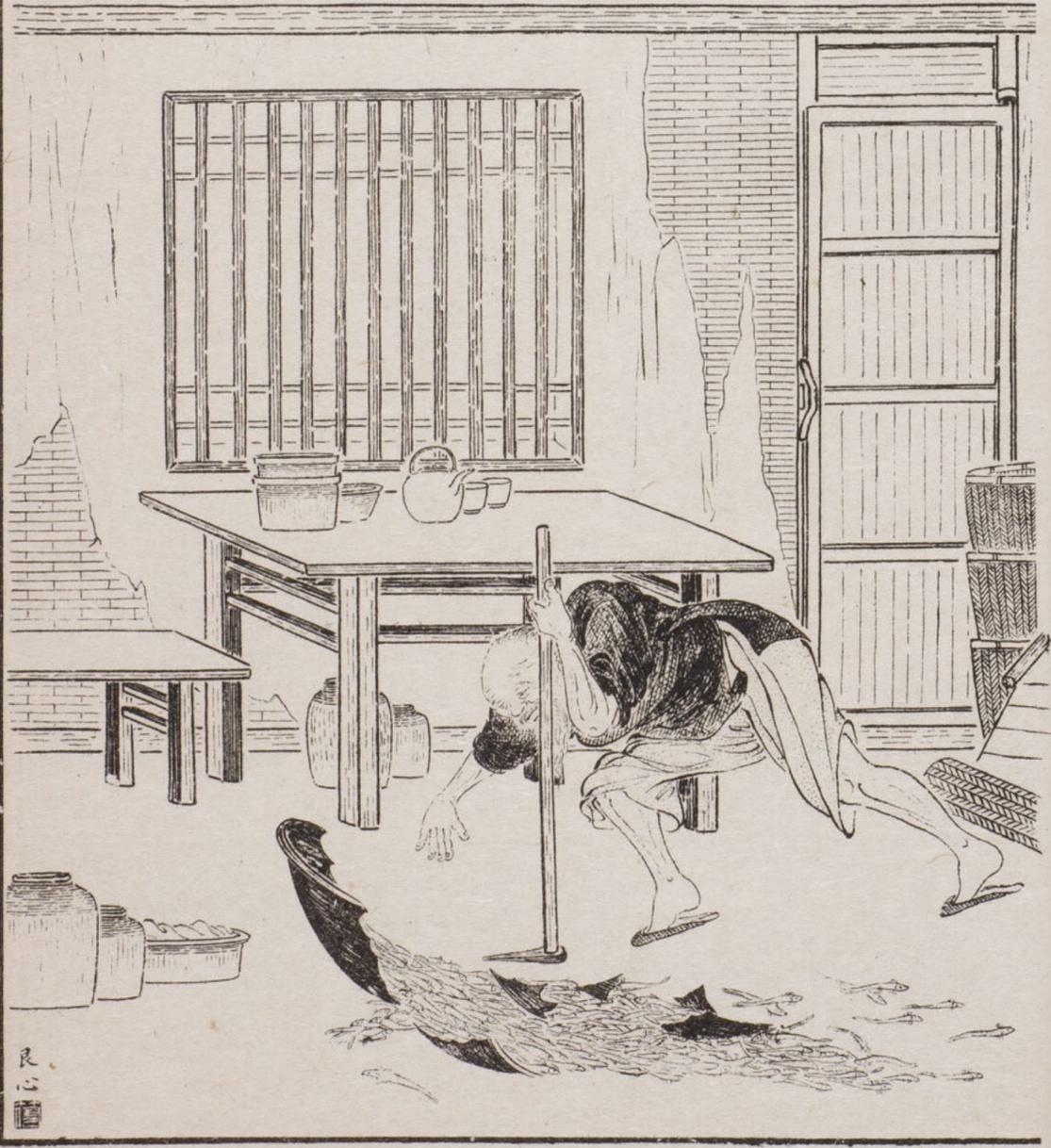
陋俗可嗤



妄想發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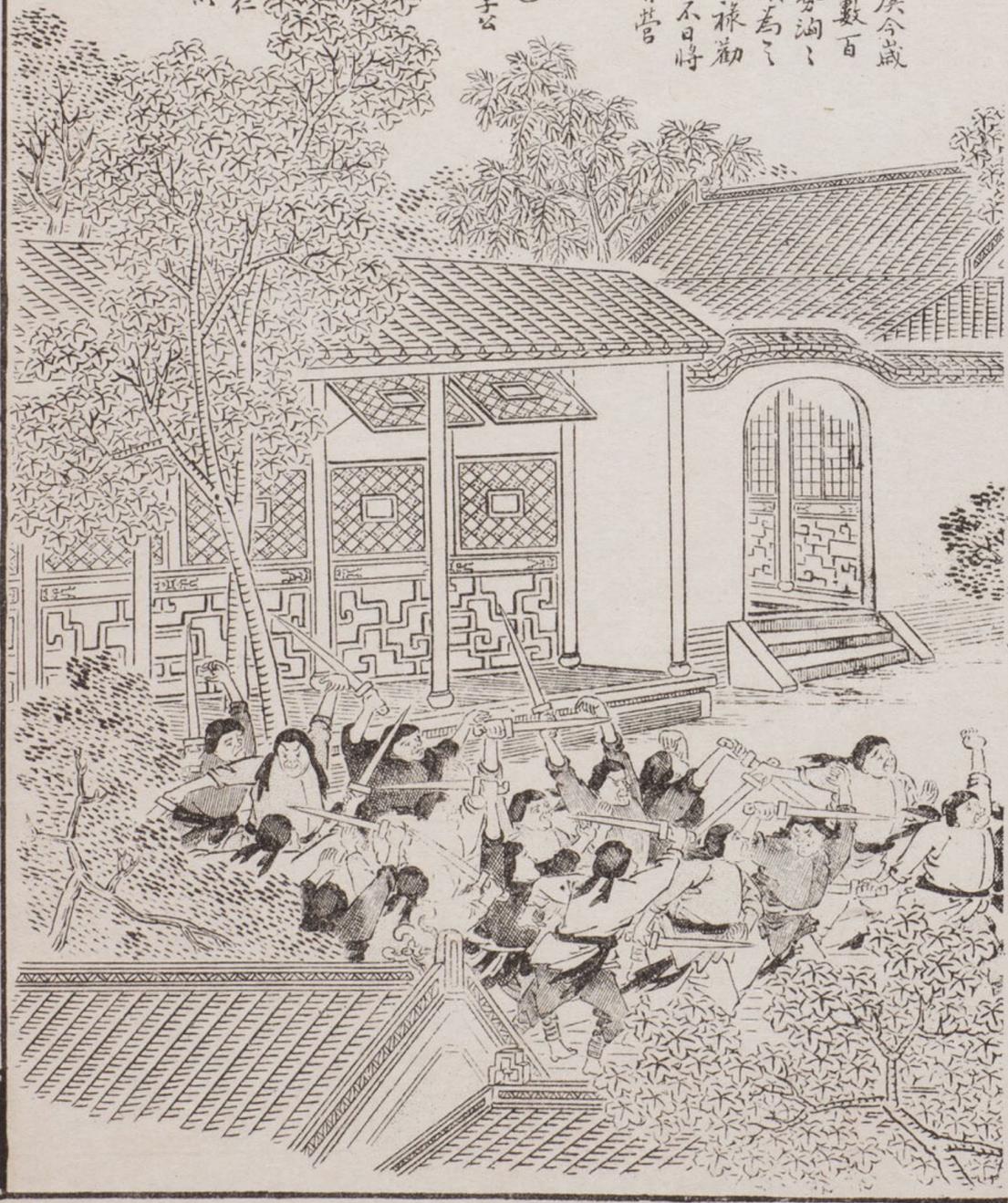
遼陽南屯地方有孫春者向以務
農為業生子兩人長曰大虎次曰二
虎一日在市買得刀魚三十餘斤
歸家酒之因無缸煮置之飯鍋中
孫於夜分起溺睡眼朦朧見黑暗
中有光閃爍以為藏銀遂露急
出門事畢而入索得鴉嘴鋤擊在
手中向天而祝曰老天以我孫春
有福賜以不動尊謝天不盡如不
與我孫春則給與大虎二虎彼亦
有福消受稅畢舉鋤盡力持下
轟然一聲其光忽斂就地摸索腥
而且滑以火燭之池中物也不覺失
笑而飯鍋則已碎矣時婆子在玩
上驚醒說問何為具以實對大罵
野牛精半夜三更尚不安睡毀此
吃飯傢伙豈活得不耐煩耶孫至
此寤若木雞不能措一語夢裏洞
言空中搗鬼卑鄙情形一何可笑

香場



賢侯殉難

滇省鬼連川界人民曠悍蠢動堪虞今歲春初突有川民糾集滇中無賴約數百人闖入富民縣殺訊官賊由史聲勢洶洶乘勝直撲武定州城幸官兵已預為備賊不得逞先是距州城十五里之掠勸縣當賊犯武定時早得警報知其不日將臨城下奈該縣城垣卑陋向未設有營汛時信縣篆者為李公世琛在任甫匝月倉猝聞難為守計急飭典史赴鄉號召團練未至而偽帥李增等已率悍賊突入縣城劫倉庫縱獄囚李公知事不可為衣冠端坐大堂罵賊被害追援兵馳至克復縣城並將各匪殲夷殆盡全境肅清直數日間事竣事官紳之忠勇洵堪嘉許矣惟李公見危授命不稍屈撓所謂殺身成仁者非耶宜乎朝廷優加卹典有以慰忠魂而褒亮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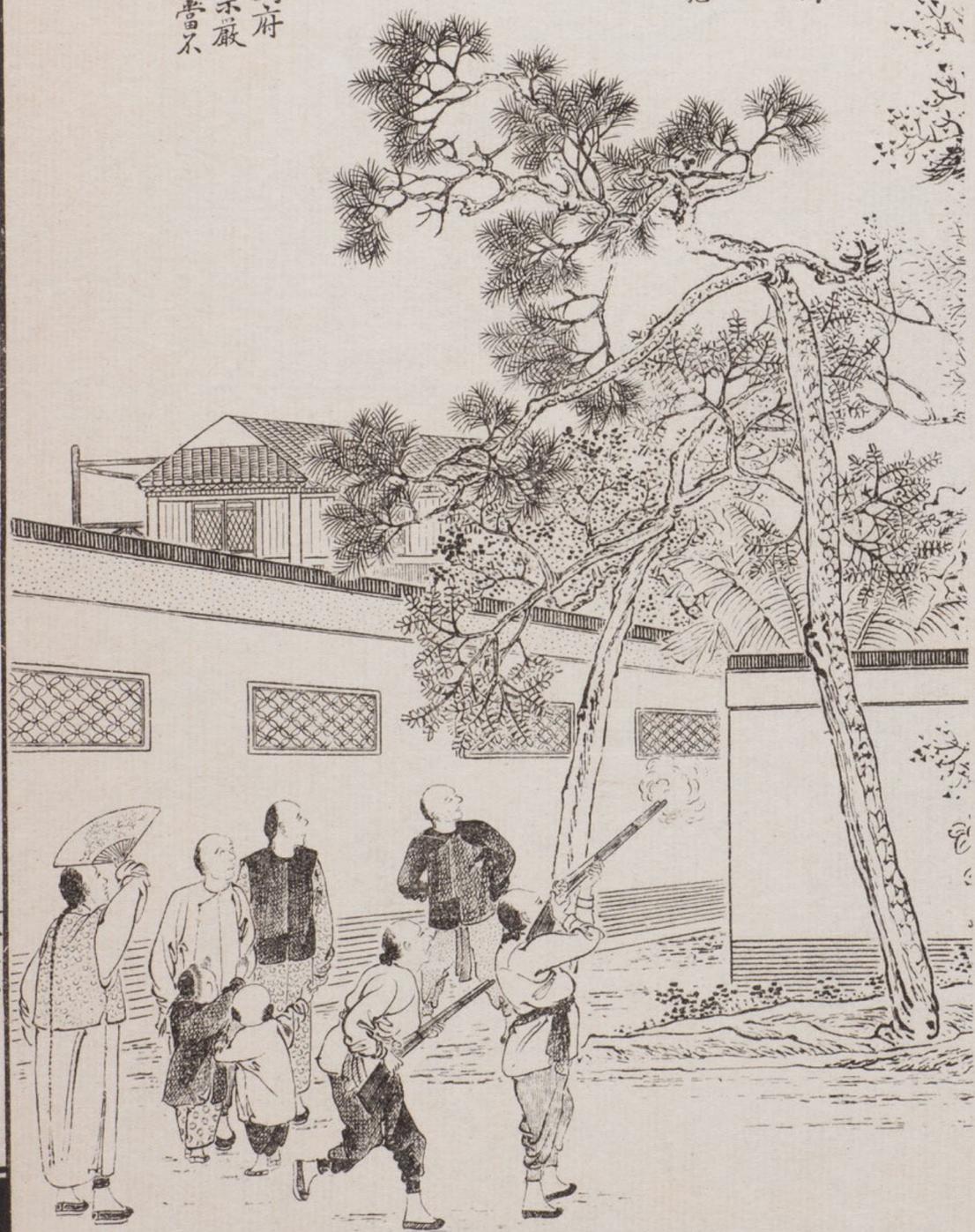
禁彈白鷺

肇慶府署有鷺鷥馬
相傳是鳥似開溫郡
風水居人恆視其聚
散以卜世之盛衰
昔咸豐甲寅紅
逆任難城為所
臨府署白鷺
先已飛去無一
存者及大亂教
平水田漢、白



竹印

鷺亦依着飛
來是其物性之
靈見概固獨早也
查署後有披雲樓一所
四周古木參天深陰匝
地白鷺羣巢於樹巔
生有繁衍朝則四出覓
食暮則倦飛知還見人
不驚避蓋自去自
來不啻梁上之燕相
親相近渾同水中之
鷗唐人詩云一行白
鷺上青天其風概
亦可想見矣近有
弋人見而慕之竟
在署外彈以大槍
以致白鷺驚飛且
時有中槍而墜者事為府
憲張太守所知立即出示嚴
禁懸賞購緝想彼小民當不
敢自罹法網矣



續

妖道成禽

京師西直門外白塔庵道人王
某自號純陽老祖售符錄施法
水飲錢惠眾開動一時致有無知
婦女終願列弟子行該道乃以三
六九等日創為傳道之期閨閣嬌
娃除焚香膜拜外環而聽者於白
燈錄如醉如癡若問其在庵所
他何事在婦女喜結僧道之緣
固不肯言而亦不能言也近有某所
人之女被該道誘匿控案清物當鍾兵
勇嚴密圍捕擒獲該道及賽濟顏
等道眾七名起出銀尺及七節鋼鞭
洋槍十數桿並搜獲婦女三口解經
官憲訊鞫據婦女同供被用迷藥
強姦情刑鑿有據該道等自
知罪無可逭供認姦淫各情不諱
想此案自當按律懲辦矣
嗟彼婦女以入廟燒香之故
致玷名節觀
此亦知自返
否



馬屁難拍

今天下有不知廉恥之人一見勢豪多方迎合雖當真誠痔亦所弗顧世人呼之為拍馬屁言其如牧馬之賤也然苟非素所狎暱承顏希旨能得歡心即有沈葭草之



值偶一逢迎彼亦有所弗受此正如俗語所謂馬屁拍了馬脚上也然皆罕磨之言未嘗實有其事乃宜昌南門外某營員有馬廄一所中畜名駒數匹日有兵勇餵養其間一日該兵將馬洗刷適有某甲年逾不惑過而見之欣然曰世人多喜拍馬屁予以傲骨淪落至此今不將空計以竊半升之祿矣言畢舉手向馬後一擊不料馬蹄旋起將甲踢倒一時觀者譁然且嘲之曰有是教馬屁之難拍也無怪今之善拍馬屁者謂然自鳴得意謂吾能猜某之心思也然則欲拍馬屁者請先投此筆為老師何如



好夢重圓

金陵有魏家兒者早年娶賈氏女為室伉儷甚篤嗣以父母相繼逝世為債戶所迫合家遁去蹤跡杳然賈氏旋亦披度為尼遁入空門忽忽已十載矣魏自去家後束髮為羽士裝雲遊天下隨處募資囊橐頗裕客秋回里易警為辦通訪賈氏音耗不可得一日忽遇諸途各許離緒願效樂昌之破鏡重圓賈氏曰人則猶是也而髮已濕矣何如魏曰何怪乃購髮網為之妝飾則一三十許麗人也相共重締舊緣復為夫婦如初觀此可見離合之奇月老真好為作弄哉



鬼猶求偶

嘗見世之人子當強壯之年每多急於娶妻以慰孤眠之苦蓋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不謂冥間之事亦有如出一轍者粵人某甲生二子長已出有年矣一夕母忽夢其子謂曰兒不慣獨宿已聘城西某氏女為室乞以禮迎之母醒後告其父相與駭異急至城西訪得該處果有某氏家數月前曾錫一女乃倩冰人往說則其父母先已夢女正其所言脗合遂許之擇日為迎為像行合禮禮兩家則聯為姻姪特不知鬼夫鬼婦新始之樂亦如人世耶是可異已



鍾 道賽會

天中令節紅傳榴火
綠泛蒲觴角黍新嘗
前湯初浴遠後侶步芳郊不覺
至申浦之濱遠見有族擁而
來者凝目視之行漸近前導
有賜道士出身等
牌心異之以為是達官顯宦
也否則官家子孫或因婚喪大事借
用祖父之銜牌也又不然則必紳富之
家借用於族中以為光寵也正驚疑
間則見魑魅魍魎光怪陸離鬼卒數十
人皆兒童為之生蕭競奏音韻



鏗鏘恍如市上之清客串又如滬
北之不堂名馳舞而未洋之得意
願謂友曰若知今日豈不披藍袍鬼
收去耶俄而笛與一乘中有一童
高坐堂皇鬚眉虬豎狀貌猙獰一
似真能擊鬼者然則即所謂鍾
馗也夫鍾馗為終南道士除天下
虛耗之孽雖曾入明皇之夢其
事終屬無稽乃歷世相傳奉為
除邪驅魅之神豈以進
士為可畏耶噫嘻鬼
之進士鬼猶畏之况
今之進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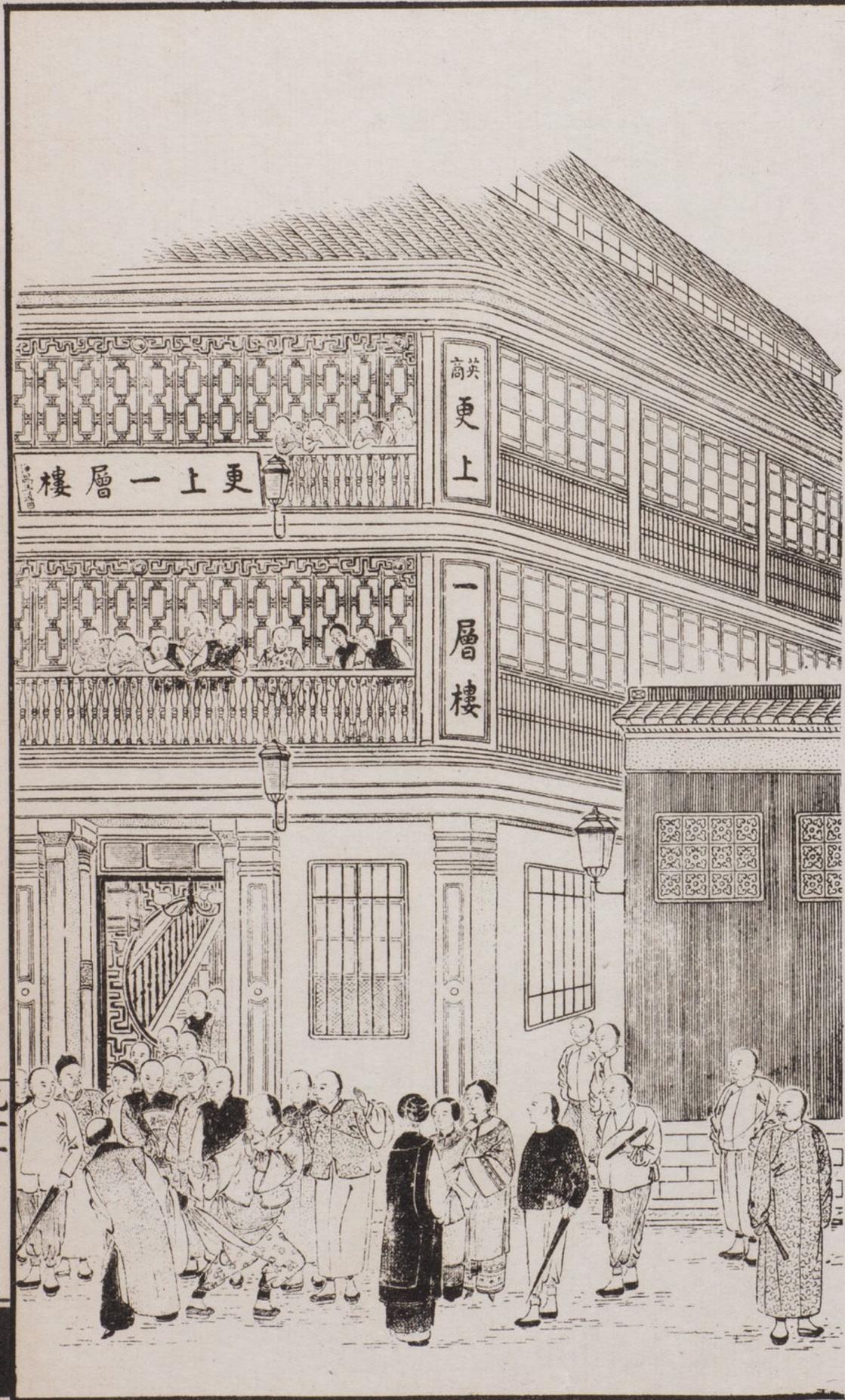
遇人不淑

海上女校書林可卿，年玉貌甚，可憐。去冬由本城黑橋溪人朱子青納為妾，室以為名花，有主不致風雨摧殘矣。不料朱子青，戾性成，咎厚鞭笞，多方凌虐，校書不堪其苦，因之遁入空門。朱遂指為捲逃，向新署控告。差役四出偵探，鴻飛冥冥，迄未獲。上月十二日，朱至更上一層樓吞雲吐霧，校書忽項上光，翩然而至。朱驟見之下，錯愕不知為計。校書且泣且道：「滯陳刻薄，情形聲淚俱下。朱屏願欲避校書，幸其裾堅不釋，旋相將下樓行至街上，向西徑去。後校書自投英解，許問官訊得，獲無憑。且校書實有完柳，不予准理。噫，妾真薄命，猶是飄零，即太無情尚思磨折一腔，出怨不難，勤破紅塵，畢世清修，永合盟茲白水。潔身遠引，悟道入禪，有足多者。彼校書其能守焉否耶？」

紅橋



符節



英更上

樓層一上更

一層樓

九十一

海隅異鳥

羽族之異記經爾雅
載之詳矣不意海外
之物更有為古人所
未知諸書所未載者
新金山君士蘭省有
鳥一種狀如鴉而七
若雄雞不知其名他
無可異性每出則必
十二頭為一隊飛鳴
宿食無不共俱即其
結巢亦同一樹其數
皆無或差爽西人以



其必十二頭為一隊
因呼之為都刺亞巴
士多譯言十二弟子
蓋以耶穌之十二弟
子比之也彼都人士
因是多敬畏之無敢
捕投鳥不漸其人相
洽頗不畏人憶昔中
國有所謂應時鳥者
每伏卵必十二頭以
分應十二時然則此
鳥豈即應時鳥之苗
裔歟然亦不敢臆
斷也



育蠶須知

陰陽文圖說云某姓以育蠶為業生子娶媳且抱孫矣某年桑價大昂某自計有桑若干鬻之可獲大利較蠶絲之利且倍之其媳謀棄蠶於水而售其桑媳諫之至於注下不從是年果大獲利至次年又育蠶數萬蠶成一巨繭大如五石銀五色絢爛光彩奪目某以為瑞設宴邀親朋賞之且傲其媳以為棄蠶無禍而且有此瑞應媳偶有違言痛詈之乃却手其子回母家是晚親友畢集歡呼暢飲忽聞繭中隱隱如雷鳴喜甚一瞥一繭破火出盡焚其家某父子皆死存寡媳孤兒而已按棄蠶之報若此世有貪鄙之夫因桑貴而自斃其蠶者可弗引為殷鑒歟

甲
不



骷 髏 變 石

美國人晏直汝麥者生前負盛名後後營葬高原已七年矣因塚墓朽壞掘屍穴居其親屬擬拾拾遺骸為之遷葬比掘塚見屍則全體畢具惟肉作深棕色用布為之擦盪竟空任化白色且儼同石



質扣之有聲五人
身之高竟沉
重糕之重五
百餘磅當時
見者驚以為
奇互相傳說
觀者腐集有
化學生某斯
之曰此無足異
大抵其人生前所服之藥其
地氣相感觸故結成石質
自按屍骸化石曾見於長
安老人墳蓋老人生前最
好煉丹血凝盤筋至死不化
入土之後感陰氣而成其色
然較該西人為尤昇然則古
已有之此事當允臆造又
何必少見多怪哉



自 上 匾 額



邇來人心不古詐偽日
 生曰盜曰賊曰流氓終
 擾人皆視為難防而不
 知此等伎倆猶易防之可
 難防者有等無賴之徒
 冒廁紳士之列記名行善
 債小房信偽藥深謂一月中能救
 濟若干人而又恐人之不我信也於是
 捏造姓名自為標榜受其惑者味然不察
 慷慨解囊或捐助百金或數十金及數金
 不覺彼乃知此中大有佳境以其所得之
 資編刊揚名報德之語廣為傳播揣其意
 不過望人之入彀耳此市僧僅為招徠
 生意起見猶可言也獨奈何假為善之名
 以騙人之捐款乎予嘗登其堂馬見匾額羅
 列上極皆名臣遺筆而字跡則相髣髴初
 不之辨一日忽有二工人舁一小匾當門懸
 挂見該堂主人高視闊步正立口講指畫
 因深訝曰何人贈匾敢以重勞
 主人何不敢乃爾越日姑為登
 門乞藥則以已滿疏對又試之
 復然蓋彼所謂行善者如是
 如是嗚呼噫嘻我知之矣



盜亦有道

粵人林某以課
讀糊口館於
羊城某姓
家館政殊
勤賓主頗
相得也一日接
家書知管肺
病亟喚艇趕歸
暮有二入來求附
搭不能却遂同載焉
林立艇內長吁短歎默
無言一人問曰先生何



憂之深也林曰聞母
病亟方寸亂矣又問
君何業答曰土城古耕
修脯無幾今向居停壽
貸祇得數金病費恐不
能支奈何二人肅然
聽曰君文士又孝子也
探諸懷中出十金贈之
林固辭二人曰君母郵實
告君我乃綠林豪客也平日
但取不義財位不敢犯心人
今聞君言於心有感故以持
贈幸毋以盜泉為嫌也
林受之歸侍母疾兩月
始愈其金適給用焉
夫盜也而能重文人敬
孝子不誠大可奇哉昔
人贈盜詩云相逢不用相
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若
此盜者恐世上不多見矣



游僧竊鞋

甯波城內沙泥街某姓婦冰肌玉骨願貯生資而蓮步艸不香凌波仙子願性莊重見人輒羞濕欲避一日踏青歸來弓鞋穿一稍果微塵婦易之手提繡鞋曬於簷際心閒眺聞忽有游方僧來求槽越佈施婦見之類帶紅潮回身復走追僧去婦出覓鞋則已化作雙鳧飛去怪大罵賊先不止說者謂此僧素有楊鉢崖之癖今之竊此將以效鶻鞋故事也然欺否敢質之該僧

蘇

